

唐小人說選



上海開華書局版

中華民國廿二年八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九月出版

唐人小說選

每冊實價六角

編者 龔學明

發行人 高 圮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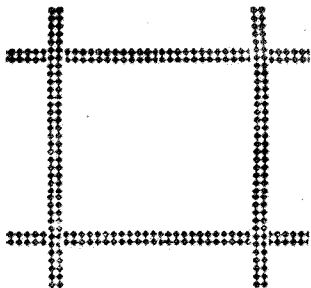
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

發行所 開華書局

總經理者 中學生書局

全國經售處

北平佩文齋書莊 天津佩文齋書莊 濟南東方書社 青島中華書局 南京花牌樓書局 武昌太平洋書局 長沙民智書局 成都北新書局 廈門新民書社 汕頭文明商務書局 廣州共和書局 太原晉新書社 西安西安派報社 開封豫文書莊 西安西安派報社 重慶平民書店 杭州開明書店 南昌文明書局 南甯強華書局 雲南開明書局 上海開明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唐人小說選

目次

古鏡記【王度】	一
補江總白猴傳【無名氏】	九
開元升平源【吳兢】	一二
遊仙窟【張文成】	一四
離魂記【陳玄祐】	四二
上清傳【柳理】	四三
李章武傳【李景亮】	四五
李娃傳【白行簡】	四九
三夢記【白行簡】	五七

柳氏傳【許堯佐】……………六〇

柳毅傳【李朝威】……………六三

枕中記【沈既濟】……………七二

任氏傳【沈既濟】……………七五

牛麿貞【牛肅】……………八一

吳保安【牛肅】……………八三

鶯鶯傳【元稹】……………八八

霍小玉傳【蔣防】……………九五

古嶽瀆經【李公佐】……………一〇二

南柯太守傳【李公佐】……………一〇四

謝小娥傳【李公佐】……………一一一

廬江馮媼【李公佐】……………一四

湘中怨解【沈亞之】……………一五

異夢錄【沈亞之】	一一七
秦夢記【沈亞之】	一一八
馮燕傳【沈亞之】	一二一
東陽夜怪錄【王洙】	一二二
楊娼傳【房千里】	一三一
徐佐卿【薛用弱】	一三三
蔡少霞【薛用弱】	一三四
王維【薛用弱】	一三五
王渙之【薛用弱】	一三七
章宥【薛用弱】	一三九
長恨傳【陳鴻】	一四〇
東城老父傳【陳鴻】	一四四
崔書生【牛僧孺】	一四八

元無有【牛僧孺】……………一五一

張佐【牛僧孺】……………一五二

岑順【牛僧孺】……………一五五

齊推女【牛僧孺】……………一五七

郭元振【牛僧孺】……………一六〇

周秦行記【韋瓘】……………一六三

杜子春傳【李復言】……………一六六

張老傳【李復言】……………一七一

楊恭政【李復言】……………一七四

張逢【李復言】……………一七七

定婚店【李復言】……………一七九

薛偉【李復言】……………一八一

李衛公靖【李復言】……………一八四

隨遺錄卷上【顏師右】	一八六
隨遺錄卷下【顏師古】	一九〇
王孚冲【皇甫枚】	一九二
王知古【皇甫枚】	一九三
步飛烟【皇甫枚】	一九八
無雙傳【薛調】	二〇二
陶峴【袁郊】	二〇七
圓觀【袁郊】	二〇九
嬾殘【袁郊】	二一一
紅綫【袁郊】	二一二
崑崙奴傳【裴鉶】	二一六
聶隱娘傳【裴鉶】	二一九
裴航【裴鉶】	二二二

崔焯傳【裴鏘】……………二二五

冥音錄【無名氏】……………一三一

靈應傳【于遯】……………一三三

虬髯客傳【杜光庭】……………二四二

—完—

古鏡記

王 度

本篇見太平廣記二百三十卷，原載異聞集。作者王度生於唐明皇初，武德中卒，太原郡人，兄爲大儒王通，歷任御史、著作郎、芮城令等。所遺著作不過這一篇古鏡記。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透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透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書。後世數千載之下，

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白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斃，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无傲所執。无傲，麤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緘，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諠。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

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奇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燄，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諺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嘗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

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善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善。蘇公自撰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常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汾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善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日，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勸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勸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勸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勸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勸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

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與，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以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度便下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旣而坟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腑臟，卽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於衆，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卽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承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

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勸。勸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口，與之決別。勸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勸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卽以與之。勸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眞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勸棲息止。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而闊，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勸曰：「何人斯居也？」勸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勸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勸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縣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卽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間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神若一祭有闕，卽池水出黑雲，大霧浸堤壞阜。」勸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鱗細大於臂，首紅頰白，身作青黃間。

色無鱗有涎。漚形蛇角，嘴尖狀如鱸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勣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珂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卽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鷄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鷄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勣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麴芳嶺，或攀絕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能當路而躡，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廻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鼃鼃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卻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勣周牌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倉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效。勣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勣停處。勣謂

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違命敬爲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卽靚粧銜服。黃昏後，卽歸所居閣子，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卽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勣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窗樞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拔窗樞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眞至廬山，婆婆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臆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尙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鄉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鄉，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卽時西首秦路，今旣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

若龍虎咆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

補江總白猴傳

無名氏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四十四卷，這篇傳記在唐宋時極爲流行。歐陽紇子名詢，唐時實有盛名；但詢聲帶縮項，狀貌似猴，所以當時有人做這篇傳記來譏嘲他。作者何人不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徽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人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陰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卽已失妻矣。門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週，卽深陵險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雨浸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糲，巖栖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

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渡，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緬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有東向石門，婦人數十，被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謾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北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常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踴皆斷。嘗緝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旣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

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飲刃血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探唯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盥洗，著帽，加白裕，被表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卽歛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鬪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淹詳，華音會利。然其狀卽猓獯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此月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且曰：『此山峻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取寶玉珍醴及諸婦人以皆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妻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開元升平源

吳兢

資治通鑑考異卷十二所引有升平源。稱世以爲吳兢所撰，記述姚元崇因騎射邀恩，獻納十事，始奉詔作相的事。吳兢汴州浚儀人，自幼好學，博通經史，撰有唐書、唐春秋等。

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頗德之。既誅太平，方任元崇以相，進拜同州刺史。張說素不叶，命趙彥昭驟彈之，不許居。無何，上將獵於渭濱，密召元崇會於行所。初，元崇聞上講武於驪山，謂所親曰：『準式，車駕行幸，三百里內刺史合朝覲。元崇必爲權臣所擠，若何？』參軍李景初進曰：『某有兒母者，其父卽教坊長，入內，相公儻致厚賂，使其冒法進狀，可達。』公然之。輒效燕公說，使姜皎入曰：『陛下久卜十河東總管，重難其人。臣有所得，何以見賞！』上曰：『誰邪？』如愜，有萬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元崇，文武全材，卽其人也。』上曰：『此張說意也。卿罔上，當誅。』皎首服萬死。卽詔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於渭濱，公至，拜首。上言：『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孤，居廣成澤，目不知書，唯以射獵爲事。四十年，方遇張愬，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爲自棄。』

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遲速稱旨。上大悅。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行。」公行猶後。上縱轡久之，顧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疎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尙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顧訝焉。至頓，上命宰相坐。公跪奏：「臣適奉作弼之詔，不謝者，欲以十事上獻。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詔。」上曰：「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來，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心有望於公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自武氏諸親，猥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荒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員外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幸之徒，冒犯憲網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法，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貢獻求媚，延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悉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鉅百萬，耗蠱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每觀之，心卽不安，而況敢爲者哉！」

又曰：「先朝褻狎大臣，或虧君臣之敬。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沮色。臣請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閹梁，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甚。臣請陛下書之史冊，永爲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真可爲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年一遇之日，臣敢當弼諧之地。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蹈舞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公坐於燕公之下。燕公讓不敢坐。上問對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首坐。」公曰：「張說是紫微宮使，今臣是客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紫微宮使居首坐！」

遊仙窟

張文成

遊仙窟原來流傳日本，中國素無傳本。作者張文成名懿，深州陸澤人，調露初後登進士第，授岐王府參軍。開元初，貶嶺南，旋又入爲司門員外郎。下筆敏捷，說話詼諧，一時大有文譽。

若夫積石山者，在乎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書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卽此山是也。

僕從汧隴，奉使河源。嗟運命之迍邐，歎鄉關之渺邈。張騫古迹，十萬里之波濤；伯禹遺蹤，二千年之坂磴。深谷帶地，鑿崖岸之形；高嶺橫天，刀削岡巒之勢。煙霞子細，泉石分明。實天上之靈奇，乃人間之妙絕。目所不見，耳所不聞。

日晚途遙，馬疲人乏。行至一所，險峻非常。向上則有青壁萬尋，直下則有碧潭千仞。古老相傳云：『此是神仙窟也；人踪罕及，鳥路纔通。每有香菓瓊枝，天衣錫鉢，自然浮出，不知從何而至。』余乃端仰一心，潔齋三日。緣細葛，泝輕舟。身體若飛，精靈似夢。須臾之間，忽至松柏巖，桃華澗。香風觸地，光彩遍天。見一女子向水側浣衣。余乃問曰：

『承聞此處有神仙之窟宅，故來祇候。山川阻隔，疲頓異常，欲投娘子，片時停歇；賜惠交情，幸垂聽許！』

女子答曰：『兒家堂舍賤陋，供給單疎，只恐不堪，終無吝惜。』

余答曰：『下官是客，觸事卑微，但避風塵，則爲幸甚。』遂止余於門側草亭中，良久乃出。余

問曰：

「此誰家舍也？」

女子答曰：「此是崔女郎之舍耳。」

余問曰：「崔女郎何人也？」

女子答曰：「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舊族。容貌似舅，潘安仁之外甥，氣調如兄，崔季珪之小妹。華容婀娜，天上無儔；玉體逶迤，人間少匹。輝輝面子，荏苒畏彈穿；細細腰支，參差疑勒斷。韓娥宋玉，見則愁生；絳樹青琴，對之羞死。千嬌百媚，造次無可比方。弱體輕身，談之不能備盡。」

須臾之間，忽聞內裏調箏之聲；僕因詠曰：

「自隱多姿則，欺他獨自眠。故故將纖手，時時弄小絃。耳聞猶氣絕，眼見若爲憐。從渠痛不肯，人更別就天。」

片時，遣婢桂心傳語報余詩曰：「面非他舍面，心是自家心。何處關天事，辛苦漫追尋。」

余讀詩訖，舉頭門中，忽見十娘半面。余則詠曰：「斂笑偷殘鬢，含羞露半唇。一眉猶叵耐，雙眼定傷人。」

又遣婢桂心報余詩曰：「好是他家好，人非着意人。何須漫相弄，幾許費精神！」

以贈書曰：

于時夜久更深，沉吟不睡，彷徨徙倚，無便披陳。彼誠既有來意，此間何能不答？遂申懷抱，因
「余以少娛聲色，早慕佳期，歷訪風流，遍遊天下。彈鶴琴於蜀郡，飽見文君，吹鳳管於秦樓，熟看弄玉。雖復贈蘭解珮，未甚關懷；合香橫陳，何曾愜意！昔日雙眠，恆嫌夜短，今宵獨臥，實怨更長。一種天公，兩般時節。遙聞香氣，獨傷韓壽之心；近聽琴聲，似對文君之面。向來見桂心談說十娘，天上無雙，人間有一。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燄燄橫波，翻成眼尾。纔舒兩炬，熟疑地上無華；乍出雙眉，漸覺天邊失月。能使西施掩面，百遍燒粧；南國傷心，千迴撲鏡。洛川迴雪，只堪使疊衣裳；巫峽仙雲，未敢爲擎鞞履。忿秋胡之眼拙，枉費黃金；念交甫之心狂，虛當白玉。下官寓遊勝境，旅泊閑亭，忽遇神仙，不勝迷亂。芙蓉生於澗底，蓮子實深，木栖出於山頭，相思日遠。未曾飲炭，腸熱如燒，不憶吞刀，腹穿似割。無情明月，故故臨窗，多事春風，時時動帳。愁人對此，將何自堪！空懸欲斷之腸，請救臨終之命。元來不見他，自尋常；無事相逢，卻交煩惱。敢陳心素，幸願照知；若得見其光儀，豈敢論其萬一！」

書達之後，十娘斂色謂桂心曰：「向來劇戲相弄，真成欲逼人。」余更又贈詩一首，其詞曰：

「今朝忽見渠姿首，不覺慙慙着心口；令人頻作許叮嚀，渠家太劇難求守。端坐刺心驚，愁來益不平。看時未必相看死，難時那許太難生。沉吟坐幽室，相思轉成疾。自恨往還疎，誰肯交遊密！夜夜空知心失眠，朝朝無便投膠漆。園裏華開不避人，閨中面子翻羞出；如今寸步阻天津，伊處留情更覓新。莫言長有千金面，終歸變作一抄塵。生前有日但爲樂，死後無春更著人。祇可倡伴一生意，何須負持百年身？」

少時，坐睡，則夢見十娘，驚覺，攪之，忽然空手。心中悵快，復何可論！余因詠曰：

「夢中疑是實，覺後忽非真。誠知腸欲斷，窮鬼故調人。」

十娘見詩，並不肯讀，卽欲燒却。僕卽詠曰：「未必由詩得，將詩故表憐。聞渠擲入火，定是欲相燃。」

十娘讀詩，悚息而起，匣中取鏡，箱裏拈衣。袷服盛粧，當階正履。僕又爲詩曰：

「薰香四面合，光色兩邊披。錦障劃然卷，羅帷垂半欹。紅顏雜綠黛，無處不相宜。艷色浮粧粉，含香亂口脂。鬢欺蟬鬢非成鬢，眉笑蛾眉不是眉。見許實娉婷，何處不輕盈！可憐嬌裏面，可愛語中聲。婀娜腰支細細許，矍眙眼子長長馨。巧兒舊來鑄未得，畫匠迎生摸不成。相著未相識，傾

城復傾國。迎風帔子鬱金香。照日裙裾石榴色。口上珊瑚耐拾取。頰裏芙蓉堪摘得。聞名腹肚已猖狂。見面精神更迷惑。心肝恰欲摧。踊躍不能裁。徐行步步香風散。欲語時時媚子開。鬢疑織女留星去。眉似姮娥送月來。含嬌窈窕迎前出。忍笑嫵媚返卻迴。

余遂止之曰：「既有好意，何須却入？」然後逶迤迴面，姮娥向前。十娘斂手而再拜向下官，下官亦低頭盡禮而言曰：

「向見稱揚，謂言虛假，誰知對面，却是神仙。此是神仙窟也？」

十娘曰：「向見詩篇，謂言凡俗，今逢玉貌，更勝文章。此是文章窟也！」

僕因問曰：「主人姓望何處？夫主何在？」

十娘答曰：「兒是清河崔公之末孫，適弘農楊府君之長子。既成大禮，隨父住於河西。蜀生狡猾，屢侵邊境，兄及夫主，棄筆從戎，身死寇場，榮魂莫返。兒年十七，死守一夫；嫂年十九，誓不再醮。兄卽清河崔公之第五息，嫂卽太原公之第三女。別宅於此，積有歲年。室宇荒涼，家途翦弊。不知上客從何而至？」

僕斂容而答曰：「下官望屬南陽，住居西鄂。得黃石之靈術，控白水之餘波，在漢則七葉貂

蟬居韓則五重卿相。鳴鐘食鼎，積代衣纓。長戟高門，因脩禮樂。下官堂構不紹，家業淪滯。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孫，廣武將軍鉅鹿侯之子。不能免俗，沉跡下寮。非隱非遁，逍遙鷓鴣之間。非吏非俗，出入是非之境。暫因驅使，至於此間。卒爾乾煩，實爲傾仰。」

十娘問曰：「上客見任何官？」

下官答曰：「幸屬太平，恥居貧賤。前被賓貢，已入甲科；後屬搜揚，又蒙高第。奉勅授關內道小縣尉，見宛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頻繁上命，徒想報恩。馳驟下寮，不遑寧處。」

十娘曰：「少府不因行使，豈肯相過？」

下官答曰：「此不相知，闕爲參展。今日之後，不敢差違。」

十娘遂迴頭喚桂心曰：「料理中堂，將少府安置。」

下官遂巡而謝曰：「遠客卑微，此間幸甚。才非賈誼，豈敢昇堂！」

十娘答曰：「向者承聞，謂言凡客拙爲禮，深覺而慚。兒意相當，事須引接。此間疎陋，未免風塵。入室不合推辭，昇堂何須進退！」遂引入中堂。

于時金臺銀闕，蔽日干雲。或似銅雀之新開，乍如靈光之且敝。梅梁桂棟，疑欲澗之長虹；反

字雕甍。若排天之矯鳳。水精浮柱的。鑲含星。雲母飾窗。玲瓏映日。長廊四注。爭施玳瑁之椽。高閣三重。悉用瑠璃之瓦。白銀爲壁。照曜於魚鱗。碧玉緣階。參差於雁齒。入穹崇之室宇。步步心驚。見儻闥之門庭。看看眼礮。——遂引少府昇階。下官答曰：

『客主之間，豈無先後？』

十娘曰：『男女之禮，自有尊卑。』

下官遷延而退曰：『向來有罪過，忘不通五嫂。』

十娘曰：『五嫂亦應自來，少府遣通，亦是周匝。』則遣桂心通，暫參屈五嫂。十娘共與少府語話片時，須臾之間，五嫂則至。羅綺繽紛，丹青暉曄。裙前麝散，髻後龍盤。珠繩絡彩衫，金薄塗丹履。余乃詠曰：

『奇異妍雅，貌特驚新。眉間月出，疑爭夜，頰上華開，似鬪春。細腰偏愛轉，笑臉特宜嚙。真成物外奇稀物，實是人間斷絕人。自然能舉止，可念無比方。能令公子百重生，巧使王孫千遍死。黑雲裁兩鬢，白雪分雙齒。織成綿袖，騏驎兒，刺繡裙腰，鸚鵡子。觸處盡關懷，何曾有不佳！機關太難妙，行步絕娃舞。傍人一一丹羅韞，侍婢三三綠線鞋。黃龍透入黃金釧，白燕飛來白玉釵。』

相見既畢，五嫂曰：『少府跋涉山川，深疲道路，行途屆此，不及傷神。』

下官答曰：『僂俛王事，豈敢辭勞！』

五嫂迴頭笑向十娘曰：『朝聞烏鵲語，真成好客來。』

下官曰：『昨夜眼皮調，今朝見好人。』即相隨上堂。——珠玉驚心，金銀曜眼，五彩龍髻，銀繡緣邊，氈八尺象牙牀，緋綾帖薦褥，車渠等寶，俱映優曇之花；馬瑙真珠，並貫頗梨之線。文柏楊子，俱寫豹頭；蘭草燈心，並燒魚腦。管絃寥亮，分張北戶之間；杯盞交橫，列坐南窗之下。各自相讓，俱不肯先坐。僕曰：

『十娘主人，下官是客，請主人先坐。』

五嫂爲人饒劇，掩口而笑曰：『娘子既是主人母，少府須作主人公。』

下官曰：『僕是何人，敢當此事！』

十娘曰：『五嫂向來戲語，少府何須漫怕！』

下官答曰：『必其不免，只可須身當。』

五嫂笑曰：『只恐張郎不能禁此事。』衆人皆大笑。一時俱坐。即喚香兒取酒。俄爾中間，盤

一大鉢可受三升已來；金鈿銅鑲，金盞銀盃，江螺海蚌，竹根細眼，樹瘿蝸唇，九曲酒池，十盛飲器；觴則咒魃犀角，炴炴然置於座中，杓則鵝項鴨頭，汎汎焉浮於酒上。遣小婢細辛酌酒，並不肯先提。五嫂曰：

『張郎門下賤客，必不肯先提。娘子但須把取。』

十娘則斜眼佯瞋曰：『少府初到此間，五嫂會些頻頻相弄！』

五嫂曰：『娘子把酒莫瞋，新婦更亦不敢。』

酒巡到下官，飲乃不盡。

五嫂曰：『何爲不盡？』

下官答曰：『性飲不多，恐爲顛沛。』

五嫂罵曰：『何由叵耐！女壻是婦家狗，打殺無文；但終須傾使盡，莫漫造衆諸！』

十娘謂五嫂曰：『向來正首病發耶？』

五嫂起謝曰：『新婦錯大罪過。』因迴頭熟視下官曰：『新婦細見人多矣，無如少府公者；

少府公乃是仙才，本非凡俗。』

下官起謝曰：『昔卓王之女，聞琴識相如之器量，山濤之妻，擊壁知阮藉之賢人。誠如所言，不敢望德。』

十娘曰：『遣綠竹取琵琶彈，兒與少府公送酒。』琵琶入手，未彈中間，僕乃詠曰：

『心虛不可測，眼細強關情。迴身已入抱，不見有嬌聲。』

十娘應聲卽詠曰：『憐腸忽欲斷，憶眼已先開。渠未相撩撥，嬌從何處來。』

下官常見此詩，心膽俱碎。下床起謝曰：『向來唯覩十娘面，如今始見十娘心。足使班婕妤好扶輪，曹大家開筆，豈可同年而語，共代而論哉！』請索筆硯，抄寫置於懷袖。抄詩訖，十娘弄曰：少府公非但詞句斷絕，亦自能書。筆似青鸞，人同白鶴。』

下官曰：『十娘非直才情，實能吟詠。誰知玉貌，恰有金聲。』

十娘曰：『兒近來患癡，聲音不徹。』下官答曰：『僕近來患手，筆墨未調。』

五嫂笑曰：『娘子不是故誇，張郎復能應答。』

十娘來語五嫂曰：『向來純當漫語，元來無次第，請五嫂爲作酒章。』

五嫂答曰：『奉命不敢則從，娘子不是賦古詩云，斷章取意，唯須得情，若不愜當，罪有科罰。』

十娘卽遵命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次，下官曰：「南有樛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五嫂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又次，五嫂曰：「不見復關，涕泣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次，十娘曰：「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次，下官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余不信，有如皦日。」

五嫂笑曰：「張郎心專，賦詩大有道理。俗諺曰：『心欲專，鑿石穿。』誠能思之，何遠之有！」

其時，綠竹彈箏，五嫂詠箏曰：「天生素面能留客，發意關情併在渠；莫怪向者頻聲戰，良由

得伴乍心虛。」

十娘曰：五嫂詠箏，兒詠尺八：「眼多本自合渠愛，口少由來每被侵；無事風聲徹他耳，教人

氣滿自填心。」

下官又謝曰：「盡善盡美，無處不佳；此是下愚，預聞高唱。」

少時，桂心將下酒物來：東海鱸條，西山鳳脯，鹿尾鹿舌，乾魚炙魚，雁醢荇菹，鴉臙桂糝，熊掌

兔腴，雉膠，豺唇，百味五辛，談之不能盡，說之不能窮。

十娘曰：『少府亦應太飢。』喚桂心盛飯。

下官曰：『向來眼飽，不覺身飢。』

十娘笑曰：『莫相弄！且取雙六局來，共少府公賭酒。』

僕答曰：『下官不能賭酒，共娘子賭宿。』

十娘問曰：『若爲賭宿？』余答曰：『十娘輸籌，則共下官臥一宿；下官輸籌，則共十娘臥一宿。』

十娘笑曰：『漢騎驢則胡步行，胡步行則漢騎驢，總悉輸他便點。兒遞換作，少府公太能生。』

五嫂曰：『新婦報娘子，亦不須賭來賭去，今夜定知娘子不免。』

十娘曰：『五嫂時時漫語，浪與少府作消息。』

下官起謝曰：『元來知劇，未敢承望。』

局至，十娘引手向前，眼子盱眙，手子臚脂，一雙臂腕，切我肝腸，十個指頭，刺人心髓。下官因

詠局曰：

『眼似星初轉，眉如月欲消。先須捺後脚，然後勒前腰。』

十娘則詠曰：『勒腰須巧快，捺脚更風流。但令細眼合，人自分輸籌。』

須臾之間，有一婢名琴心——亦有姿首——到下官處，時復偷眼看，十娘欲似不快。五嫂

大語瞋曰：『知足不辱，人生有限。娘子欲似皺眉，張郎不須斜眼。』

十娘佯收色瞋曰：『少府關兒何事，五嫂頻頻相惱。』

五嫂曰：『娘子向來頻盼少府，若非情想有所交通，何因眼眯朝來頓引？』

十娘曰：『五嫂自隱心偏，兒復何曾眼引！』

五嫂曰：『娘子不能，新婦自取。』

十娘笑曰：『自問少府兒亦不知。』

五嫂遂詠曰：『新華發兩樹，分香遍一林。迎風轉細影，向日動輕陰。戲蜂時隱見，飛蝶遠追

尋；承聞欲採摘，若箇勸君心。』

『下官爲性貪多，欲兩華俱採。』

五嫂答曰：『暫遊雙樹下，遙見兩枝芳。向日俱翻影，迎風並散香。戲蝶扶丹萼，遊蜂入紫房；

人今總摘取，各著一邊箱。」

五嫂曰：「張郎太貪生，一箭射兩垛。」

十娘則謂曰：「遮三不得一，覓兩都盧失。」

五嫂曰：「娘子莫分疎，免入狗突裏，自來飲食，知復欲何如！」

下官卽起謝曰：「乞漿得酒，舊來神口，打兔得麪，非意所望。」

十娘曰：「五嫂如許大人，專擬調合此事。少府謂言兒是九泉下人，明日在外談道兒一錢不直。」

下官答曰：「向來承顏色，神氣頓盡；又見清談，心膽俱碎。豈敢在外談說，妄事加諸，忝預人流，寧容如此！伏願歡樂盡情，死無所恨。」

少時，飲食俱到。薰香滿室，赤白兼前，窮海陸之珍羞，備川原之菓菜，肉則龍肝鳳髓，酒則玉醴瓊漿，城南雀噪之禾，江上蟬鳴之稻，鷄臠雉，鼈醢鴛羹，榘下肥臍，荷間細鯉，鷄子鴨卵，照曜於銀盤，麟脯豹胎，紛綸於玉盞，熊腥純白，蟹醬純黃，鮮鱠共紅縷，爭輝冷肝與青絲，亂色蒲桃甘蔗，榴棗石榴，河東紫曠，嶺南丹橘，燉煌八子柰，青門五色瓜，太谷張公之梨，房陵朱仲之李，東王

公之仙桂，西王母之神桃，南燕牛乳之椒，北趙鷄心之棗，千名萬種，不可具論。

下官起謝曰：『予與夫人娘子，本不相識，暫緣公使，邂逅相遇，玉饌珍奇，非常厚重，粉身灰骨，不能酬謝。』

五嫂曰：『親則不謝，謝則不理。幸願張郎莫爲形跡。』

下官曰：『既奉恩命，不敢辭遜。』當此之時，氣便欲絕，不覺轉眼，偷看十娘。

十娘曰：『少府莫看兒！』

五嫂曰：『還相弄！』

下官詠曰：『忽然心裏愛，不覺眼中憐，未關雙眼曲，直是寸心偏。』

十娘詠曰：『眼心非一處，心眼齊分離，直令渠眼見，誰遣報心知。』

下官詠曰：『舊來心使眼，心思眼即傳，由心使眼見，眼亦共心憐。』

十娘詠曰：『眼心俱憶念，心眼共追尋，誰家解事眼，副著可憐心。』

於時五嫂遂向菓子上作機警曰：『但問意如何，相知不在棗。』

十娘曰：『兒今正意密，不忍卽分梨。』

曰：

下官曰：「忽遇深恩，一生有杏。」

五嫂曰：「當此之時，誰能忍捺！」

十娘曰：「暫借少府刀子割梨。」

下官詠刀子曰：「自憐膠漆重，相思意不窮；可惜尖頭物，終日在皮中。」

十娘詠鞘曰：「數捺皮應緩，頻磨快轉多；渠今拔出後，空鞘欲如何！」

五嫂曰：「向來漸漸入深也。」即索碁局，共少府賭酒。下官得勝。

五嫂曰：「圍碁出於智慧，張郎亦復太能。」

下官曰：「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且休却。」五嫂曰：「何爲即休？」僕詠

「向來知道徑，生平不忍欺，但令守行跡，何用數圍碁！」

五嫂詠曰：「娘子爲性好圍碁，逢人剩戲不尋思；氣欲斷絕先挑眼，既得連罷卽須遲。」

十娘見五嫂頻弄，佯暝不笑。余詠曰：

「千金此處有，一笑待渠爲；不望全露齒，請爲暫嘖眉。」

十娘詠曰：『雙眉碎客膽，兩眼判君心。誰能用一笑，賤價買千金。』

當時有一破銅熨斗在於床側，十娘忽詠曰：『舊來心肚熱，無端強熨他。卽今形勢冷，誰肯重相磨！』

僕詠曰：『若冷頭面在，生平不熨空。卽今雖冷惡，人自覓殘銅。』衆人皆笑。

十娘喚香兒爲少府設樂，金石並奏，簫管間響；蘇合彈琵琶，綠竹吹箏篋，仙人鼓瑟，玉女吹笙。玄鶴俯而聽琴，白魚躍而應節。清音叨眺，片時則梁上塵飛，雅韻鏗鏘，卒爾則天邊雪落；一時忘味，孔丘留滯不虛，三日繞梁，韓娥餘音是實。

十娘曰：『少府稀來，豈不盡樂！五嫂大能作舞，且勸作一曲。』亦不辭憚，遂卽逶迤而起，婀娜徐行。蟲蛆面子，妬殺陽城，蠶賊容儀，迷傷下蔡。舉手頓足，雅合宮商，顧後窺前，深知曲節。欲似蟠龍婉轉，野鶴低昂。迴面則日照蓮花，翻身則風吹弱柳。斜眉盜盼，異種媼姑，緩步急行，窮奇造鑿。羅衣熠燿，似彩鳳之翔雲，錦袖紛披，若青鸞之映水。千嬌眼子，天上失其流星，一搦腰支，洛浦愧其迴雪。光前髓後，難遇難逢，進退去來，希聞希見。兩人俱起舞，共勸下官。

下官遂作而謝曰：『滄海之中難爲水，霹靂之後難爲雷；不敢推辭，定爲醜拙。』遂起作舞。

桂心啞啞然低頭而笑。

十娘問曰：「笑何事？」

桂心曰：「笑兒等能作音樂。」

十娘曰：「何處有能？」

答曰：「若其不能，何因百獸率舞？」

下官笑曰：「不是百獸率舞，乃是鳳凰來儀。」一時大笑。

五嫂謂桂心曰：「莫令曲誤張郎頻顧。」

桂心曰：「不辭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下官曰：「路逢西施，何必須識！」遂舞，著詞曰：

「從來巡遊四邊，忽逢兩箇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頰中旱地生蓮，千看千處嫵媚，萬看萬種
 嫵妍，今宵若其不得，剗命過與黃泉。」又一時大笑。

舞畢，因謝曰：「僕實庸才，得陪清賞，賜垂音樂，慚荷不勝。」

十娘詠曰：「得意似鴛鴦，乖情若胡越，不向君邊盡，更知何處歇！」

十娘曰：「兒等並無可收採，少府公云：『冬天出柳，旱地生蓮，』總是相弄也。」

下官答曰：「十娘面上非春，翻生柳葉。」

十娘應聲答曰：「少府頭中有水，那不生蓮華？」

下官笑曰：「十娘機警，異同著便。」

十娘答曰：「得便不能與，明年知有何處？」

于時硯在床頭，下官詠筆硯曰：「摧毛任便點，愛色轉須磨，所以研難竟，良由水太多。」

十娘忽見鴨頭鑑子，因詠曰：「鬚長非爲咧，項曲不由攀，但令脚直上，他自眼雙翻。」

五嫂曰：「向來大大不遜，漸漸深入也。」

于時乃有雙燕子，梁間相逐飛。僕因詠曰：「雙雙燕子，聯翩機萬迴，強知人是客，方便惱他

來。」

十娘詠曰：「雙燕子，可事風流，卽令人得伴，更亦不相求。」

酒巡到十娘，僕詠酒杓子曰：「尾動惟須急，頭低則不平，渠今合把爵，深淺任君情。」

十娘卽詠盞曰：「發初先向口，欲竟漸昇頭，從君中道歇，到底卽須休。」

下官翕然起謝曰：「十娘詞句，事盡入神，乃是天生，不關入學。」

五嫂曰：「張郎新到，無可散情，且遊後園，暫釋懷抱。」

其時園內新葉萬株，含春吐綠，叢花四照，散蘂翻紅，激石鳴泉，流巖鑿磴，無冬無夏，嬌鶯亂於錦枝，非古非今，花飴躍於銀池，婀娜蒼茸，清冷颼颼，鵝鴨分飛，芙蓉間出，大竹小竹，誇渭南之千畝，花含笑開，笑河陽之一縣，青青岸柳，絲條拂於武昌，赫赫山楊，箭幹稠於董澤，僕乃詠花曰：「風吹遍樹紫，日照滿池丹，若爲交暫折，擎就掌中看。」

十娘詠曰：「映水俱知笑，成蹊竟不言，卽今無自在，高下任渠攀。」

下官卽起謝曰：「君子不出游言，不勝娘子恩深，請五嫂等各製一篇。」下官詠曰：「昔時過小苑，今朝戲後園，兩歲梅花匝，三春柳色繁，水明魚影靜，林翠鳥歌喧，何須杏樹嶺，卽是桃花源。」

十娘詠曰：「梅蹊命道士，桃澗佇神仙，舊魚成大劍，新龜類小錢，水湄唯見柳，池曲且生蓮，欲知賞心處，桃花落眼前。」

五嫂詠曰：「極目遊芳苑，相將對花林，露淨山光出，池鮮樹影沉，落花時泛酒，歌鳥感鳴琴，

是時日將夕，攜樽就樹陰。」

當時，樹上忽有一李子落下官懷中。下官詠曰：『問李樹如何意不同，應來主手裏，翻入客懷中？』五嫂即報詩曰：『李樹子，元來不是偏，巧知娘子意，擲菓到渠邊。』

于時忽有一蜂子飛上十娘面上。十娘詠曰：『問蜂子，蜂子太無情，飛來蹈人面，欲似意相輕？』下官代蜂子答曰：『觸處尋芳樹，都盧少物花，試從香處覓，正值可憐花。』衆人皆拊掌而笑。其時，園中忽有一雉，下官命弓箭射之，應弦而倒。五嫂笑曰：『張郎才器，乃是曹植天然，今見武功，又復子南夫也。今共娘子相配，天下惟有兩人耳。』

十娘因見射雉，詠曰：『大夫巡麥隴，處子習桑間，若非由一箭，誰能爲解顏？』

僕答曰：『心緒恰相當，誰能護短長，一床無兩好，半醜亦何妨。』

五嫂曰：『張郎射長塚如何？』

僕答曰：『且得不闕事而已。』遂射之，三發皆遠，遮齊，衆人稱好。

十娘詠弓曰：『平生好須弩，得挽卽低頭，聞君把提快，更乞五三籌。』下官答曰：『縮鞞全不到，擡頭則大過，若令臍下入，百放故籌多。』

于時日落西澗，月臨東渚。五嫂曰：『向來調謔，無處不佳，時既曠黃，且還房室，庶張郎共娘子安置。』

十娘曰：『人生相見，且論杯酒，房中小小，何暇忽忽！』遂引少府向十娘臥處，屏風十二扇，畫障五三張，兩頭安綵幔，四角垂香囊；榴柳葦葦子，蘇合綠沉香，織文安枕席，亂彩疊衣箱；相隨入房裏，縱橫照羅綺；蓮花起鏡臺，翡翠生金履；帳口銀虬裝，牀頭玉師子；十重蛩駝氈，八疊鴛鴦被；數箇袍袴，異種妖嬌；姿質天生，有風流本性；饒紅衫窄裏，小插臂，綠抹帖亂細纏腰；時將帛子拂，還捉和香燒；妍華天性足，由來能裝束；斂笑正金釵，含嬌累繡褥；梁家妄稱梳髮緩，京兆何曾畫眉曲。

十娘因在後，沉吟久不來。余問五嫂曰：『十娘何處去，應有別人邀？』

五嫂曰：『女人羞自嫁，方便待渠招。』言語未畢，十娘則到。

僕問曰：『且來披霧，香處尋花，忽遇狂風，蓮中失藕，十娘何處漫行來？』

十娘迴頭笑曰：『星留織女，遂處人間；月待姮娥，暫歸天上。少府何須苦相怪！』

於時兩人對坐，未敢相觸，夜深情急，透死忘生。僕乃詠曰：『千看千意密，一見一憐深，但當

把手子，寸斬亦甘心。」

十娘斂色却行，五嫂詠曰：「他家解事在，未肯輒相瞋，徑須剛捉著，遮莫造精神。」

余時把著手子，忍心不得。又詠曰：「千思千腸熱，一念一心焦，若爲求守得，暫借可憐腰。」

十娘又不肯，余捉手挽，兩人爭力。五嫂詠曰：「巧將衣障口，能用被遮身，定知心肯在，方便強邀人。」

十娘失聲成笑，婉轉入懷中。當時腹裏癡狂，心中沸亂。又詠曰：「腰支一遇勒，心中百處傷，若爲得口子，餘事不承望。」

十娘噴詠曰：「手子從君把，腰支亦任迴，人家不中物，漸漸逼他來。」

十娘曰：「雖作拒張，又不免輸他口子。」

口子鬱郁，鼻似薰穿，舌子芬芳，頰疑鑽破。

五嫂詠曰：「自隱風流到，人前法用多，計時應拒得，佯作不禁他。」

十娘曰：「昔日亦曾經弄他，今朝并復隨他弄。」

下官起，證請曰：「十娘有一思事，亦擬申論，猶自不敢，即道，請五嫂處分。」

五嫂曰：『但道不須避諱。』

余因詠曰：『藥草俱嘗遍，並悉不相宜，情須一箇物，不道亦應知。』

十娘答詠曰：『素手曾經捉，纖腰又被將，卽今輸口子，餘事可平章。』

下官頓首而答曰：『向來惶惑，實畏參差；十娘憐愍客人，存其死命，可謂白骨再肉，枯樹重花。伏地叩頭，慙慙死罪。』

五嫂因起謝曰：『新婦會聞線因針而達，不因針而繯；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新婦向來專心爲勾當，已後之事不敢預知；娘子安穩，新婦向房臥去也。』

於時夜久更深，情急意密。魚燈四面照，蠟燭兩邊明。十娘卽喚桂心，并呼芍藥，與少府脫鞵履，疊袍衣，開幙頭，掛腰帶。然後自與十娘施綾被，解羅裙，脫紅衫，去綠袜。花容滿面，香風裂鼻。心去無人制，情來不自禁。插手紅禪，交脚翠被。兩脣對口，一臂支頭，拍搦奶房間，摩挲臍子上，一嚙一快意，一勒一傷心，鼻裏癢癢，心中結繚。少時眼華耳熱，脉脹筋舒，始知難逢難見，可貴可重。俄頃中間，數迴相接。誰知可憎病鵠，夜半驚人，薄媚狂鷄，三更唱曉，遂則被衣對坐，泣淚相看。下官拭淚而言曰：

『所恨別易會難，去留乖隔，王事有限，不敢稽停；每一尋思，痛深骨髓。』

十娘曰：『兒與少府，平生未展，邂逅新交，未盡歡娛。忽嗟別離，人生聚散，知復如何！』因詠

曰：

『元來不相識，判自斷知聞，天公強多事，今遣若爲分！』

僕乃詠曰：『積愁腸已斷，懸望眼應穿，今宵莫閉戶，夢裏向渠邊。』

少時，天曉已後，兩人俱泣，心中哽咽，不能自勝。侍婢數人，並皆歔歔，不能仰視。五嫂曰：

『有同必異，自昔攸然；樂盡哀生，古來常事。願娘子稍自割捨。』下官乃將衣袖與娘子拭

淚。十娘乃作別詩曰：『別時終是別，春心不值春，羞見孤鸞影。悲看一騎塵；翠柳開眉色，紅桃亂臉新，此時君不在，嬌鶯弄殺人。』

五嫂詠曰：『此時經一去，誰知隔幾年！雙鳧傷別緒，獨鶴慘離絃；怨起移醒後，愁生落醉前；若使人心密，莫惜馬蹄穿。』

下官詠曰：『忽然聞道別，愁來不自禁，眼下千行淚，腸懸一寸心；兩劍俄分匣，雙鳧忽異林，慇懃惜玉體，勿使外人侵。』

十娘小名『瓊英』。下官因詠曰：『卞和山未斲，羊雍地不耕。自憐無玉子，何日見瓊英？』

十娘應聲詠曰：『鳳錦行須贈，龍梭久絕聲。自恨無機杼，何日見文成？』

下官瞿然，破愁成笑。遂喚奴曲琴，取『想思枕』，留與十娘以爲記念。因詠曰：『南國傳椰子，東家賦石榴。聊將代左腕。長夜枕渠頭。』

十娘報以雙履，報詩曰：『雙鳧乍失伴，兩燕還相屬。聊以當兒心，竟日承君足。』

下官又遣曲琴取『揚州青銅鏡』，留與十娘。并贈詩曰：『仙人好負局，隱士屢潛觀。映水菱光散，臨風竹影寒。月下時驚鷗，池邊獨舞鸞。若道人心變，從渠照膽看。』

十娘又贈手中扇，詠曰：『合歡遊璧水，同心侍華闕。颯颯似朝風，團團如夜月。鸞姿侵霧起，鶴影排空發。希君掌中握，勿使恩情歇。』

下官辭謝訖，因遣左右取『益州新樣錦』一疋，直奉五嫂。因贈詩曰：『今留片子信，可以贈佳期。裁爲八幅被，時復一相思。』

五嫂遂抽金釵送張郎，即報詠曰：『兒今贈君別，情知後會難。莫言釵意小，可以掛渠冠。』更取『滑州小綾子』一疋，留與桂心。香兒數人共分。桂心已下，或脫銀釵，落金釧，解帛子，施

羅巾皆白送張郎曰：『好去。若因行李，時復相過。』香兒因詠曰：『大夫存行跡，慙慙爲數來，莫作浮萍草，逐浪不知迴！』

下官拭淚而言曰：『犬馬何識，向解傷離，鳥獸無情，由知怨別，心非木石，豈忘深恩！』

十娘報詠曰：『他道愁勝死，兒言死勝愁，愁來百處痛，死去一時休。』

又詠曰：『他道愁勝死，兒言死勝愁，日夜懸心憶，知隔幾年秋！』

下官詠曰：『人去悠悠隔兩天，未審迢迢度幾年，縱使身遊萬里外，終歸意在十娘邊。』

十娘詠曰：『天崖地角知何處，玉體紅顏難再遇，但令翅羽爲人生，會些高飛共君去。』

下官不忍相看，忽把十娘子而別。可行至二三里，迴頭看數人，猶在舊處立。余時漸漸去遠，聲沉影滅，顧瞻不見，惻愴而去。

行至山口，浮舟而過，夜耿耿而不寐，心兢兢而靡託，既悵恨於啼淚，又悽傷於別鵠。飲氣吞聲，天道人情，有別必怨，有怨必益。去日一何短，來宵一何長！比目絕對，雙鳧失伴，日日夜寬，朝朝帶緩，口上唇裂，胸間氣滿，淚臉千行，愁腸寸斷。端坐橫琴，涕血流襟，千思競起，百慮交侵，獨嘔眉而永結，空抱膝而長吟，望神仙兮不可見，普天地兮知余心，思神仙兮不可得，覓十娘兮斷知聞，

欲聞此兮腸亦亂，更見此兮惱余心。

離魂記

陳玄祐

本篇見太平廣記三百五十八卷。作者陳玄祐大歷時人，其他生平未詳。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交，無子，有二女。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悲恨，託以常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遺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幾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覆載之下，胡顏獨存。

也。『宙哀之曰：『將歸，毋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鑑家，首謝其事。鑑曰：『倩娘病在閨中，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鑑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鑑。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秘密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三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

上清傳

柳 理

本篇見太平廣記二百七十五卷，原載異聞集。作者柳理，補州河東人，這篇文字係記他世父柳芳所談。

貞元壬申歲春三月，相國竇公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欲啓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之。』竇公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吾禍將至。且此事將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在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聖君若顧問，善爲我辭焉。』上清泣

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曰：『樹上君子，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應聲而下，乃衣縗纛者也。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幸相公無怪。』公曰：『某罄所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擬修私廟。次今日輟贈，可乎？』縗者拜謝。竇公答之，如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右齎所賜絹，擲於牆外。某先於街中俟之。』竇公依其請。命僕使偵其絕蹤且久，方敢歸寢。翌日，執金吾先奏其事。竇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公頓首曰：『臣起自刀筆小才，官以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由人。今不幸至此，抑乃仇家所爲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萬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第，待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郴州，廉使條疏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將，信而有徵。』流竇於驩州，沒入家資。一簪不著身，竟未達流所。詔自盡。上清果錄名掖庭。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宮掖間人數不少。汝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竇某妻早亡，故妾得陪掃灑。及竇某家破，幸得填宮。既侍龍顏，如在天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俠刺，亦甚有贓污。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竇某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

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常亦不知紀極。迺者郴州所送納官銀物，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總希陸贊，意旨刮去。所進銀器，上刻作藩鎮官銜姓名，誣爲贓物。伏乞下驗之。於是宣索寶某沒官銀器覆視，其刮字處，皆如上清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蕃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悉是陸贊陷害，使人爲之。』德宗怒陸贊曰：『這撩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衫着。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寶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他。及至權入伊手，其爲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寶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贊恩衰，得恣行媒孽。贊竟受譴不迴。後上清特救丹書度爲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贊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世不可傳說，故此事絕無人知。

李章武傳

李景亮

本篇見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唐時有單行本。這篇文字敘述婉曲，悽愴感人。作者李景亮於貞元十年攝第，其他未詳。

李章武，字飛，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學，皆得極至。雖弘道自高，惡爲潔飾，而

容貌閑美，卽之溫然。輿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訪辨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晉之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於市北街，見一婦人，甚美。因給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賃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旣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慇懃敘別。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又贈詩曰：『捻指環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玩，循環無終極。』章武有僕楊果者，子婦齎錢一千，以獎其敬事之勤。旣別，積八九年。章武家長安，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邳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於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闕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爲下里，或廢業卽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別適他舍。見東鄰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出遊，其子婦沒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卽云：『某姓楊，第六，爲東鄰妻。』復訪郎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僱姓楊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爲里中婦五年，與王氏相善。嘗云：『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彈財窮』

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於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託。復破彼夫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託祇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卽是。一不二年，子婦寢疾。臨終，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啣恨，千古睽離之歎。仍乞留止此，冀神會于髣髴之中。」章武乃求鄰婦爲開門，命從者市薪芻食物，方將具細席，忽有一婦人持箒，出房掃地。鄰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者，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卽徐曰：「王家亡婦感卽恩情深，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章武許諾，云：「章武所由來者，正爲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言畢，執箒人口然而去，逡巡映門，卽不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二更許，燈在床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西隅。旋聞室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卽可辨其狀。視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擁攜手，款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以來，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卽懇託

在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床，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遂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以贈之。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也。子婦曰：「此所謂「韎鞞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於西岳與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瑤上，愛而訪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獻，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訣。」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甯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又贈詩曰：「昔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窮泉。」章武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絃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嗶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卽不復見。但空室杳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却自下邳歸長安武定堡，下邳郡官與張元宗攜酒宴飲，旣酣，章武懷念，因卽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惆悵古城邊。蕭條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郡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別，無日交會。知

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愛。」章武愈惑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助話，亦感其誠而賦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閑，召玉工視所得鞋鞮寶，工亦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竊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擗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一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視，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後往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

李娃傳

白行簡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四卷，原載異聞集。作者自行簡字知退，居易之弟。貞元末，登進士第。元和十五年，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寶曆二年冬沒。

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

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嘗游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鬢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眴於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常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僂，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而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

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日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緜，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幃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談諧調笑，無所不至。牛曰：「前偶過柳門，遇柳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爲厮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囊，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尙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醉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

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徒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遵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

尙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暹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遭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之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總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舉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饋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者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舉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乃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髮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雍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

長爲衆所誚，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於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其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襤褸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塵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

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一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厲，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此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却涕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矢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謂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

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書，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作於他士。當罄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火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請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

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廡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鷺數十，巢其層葦。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姓封沂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沂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三夢記

白行簡

本篇見原本說郛卷四。清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鳳陽十人，恐卽本此。作者事略同前。

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嘗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寺，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

寺短缺，盡得觀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思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壘洗，破迸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扁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敝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矣。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踰旬，子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酌，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於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盡同。蓋所謂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矣。

貞元中，扶風竇質與京兆韋旬同自塞入秦，宿潼關逆旅。竇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而

長青裙素襦，迎路拜揖，請爲之祝神。寶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氏。及覺，具言於韋。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質妝服，皆所夢也。顧韋謂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三環，與之。巫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韋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一獲錢三環焉。及旦，乃徧述於同輩。今則驗矣。』寶因問巫之姓氏。同輩中曰：『姓趙氏。』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行簡曰：春秋及子史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矣。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抑亦必前定耶？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

行簡云：淮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不得名，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因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柴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之爲。左右廊皆施幃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幃。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既至，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自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尙書來。』未有識者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個。坐廳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鉤，震響中署。酒

酣，王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藝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與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受吟詩。『鬢梳燎俏學宮妝，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張忽啼寤，手捫衣帶，謂母曰：『尙書詩遺矣。』索筆錄之。母聞其故，泣對以所夢，且曰：『殆將死乎？』母怒曰：『汝作魘爾，何以爲辭，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淪。』母聽良久，艷妝盛色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留，某今往矣。』因授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而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柳氏傳

許堯佐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五卷。作者許堯佐在貞元中第進士，後又爲太子校書郎、諫議大夫。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

幸姬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翊爲宴歌之地，而館翊於其側。翊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翊，無所恹惜。後知其意，乃具膳請翊飲酒。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頓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翊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浣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待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候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

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駮牛駕輜輶，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車者，請詰且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實誠念。」乃回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轆轤，目斷意迷，失於驚塵。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衽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爲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勳效。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卻奪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因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翊。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

書舍人。然卽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繩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壘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柳毅傳

李朝威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十九卷，原載聖朝集。作者李朝威，隴西人，生平不詳。

唐僖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旣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

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塗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廻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敍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廻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口，數

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蜀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香，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元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而宮門闕。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旣而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鬢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鑿聽，坐貽讐謫，使閨窗孺弱，遠罹詬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

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鬣金鏤，鑲牽玉柱，千雷萬響，繖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諭心。』

「毅擢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寃，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寃。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筵角聲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銚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覆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旣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髮兮，雨雪羅縵。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闕，洞

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蹠蹠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一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問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欷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攘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金鑠，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

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妄，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恨歎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塗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繆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雪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艾，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旣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寵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

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禮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開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歡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幸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爲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初言幸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泊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爲志，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酬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

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歡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元，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九，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敘而歎曰：「五蟲之長。」

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鄰其境矣。愚義之，遂爲斯文。」

枕中記

沈既濟

本篇見太平廣記八十三卷，原載異聞集。作者沈既濟，蘇州吳人，官至吏部員外郎。撰有建中寶錄十卷。文筆簡質，又多規誨，所以當時就是鄙視傳奇文的人，仍是備加推許。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而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施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遊於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梁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

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空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朗朗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卽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士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殺，河隍戰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大破戎虜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勳，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尙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其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授驩牧。數歲，帝知其冤，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儻儻位倚。

傳爲考功員外，儉爲侍御史，位爲大常丞。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其姻婭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施中外，綿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戰兢。日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鐘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沈困，殆將溘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實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爲余自愛，讌冀无妄，期丁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梁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邪？」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望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任氏傳

沈既濟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九十二卷。作者事略簡前。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崑，第九信安王諱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崑相得，遊處不閒。唐天寶九年夏六月，崑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崑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睐，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一。」少頃，延入。鄭子繫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

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卽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妝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豔，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墮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秦荒及廢圃耳。既歸，見峯。峯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豐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豔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請之，與鼓歡。對曰：『凡某之流爲人惡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己以奉巾櫛。』鄭子許。

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崑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崑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崑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崑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崑迎問之，「有乎？」又問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崑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崑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崑之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崑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崑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膏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崑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崑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崑別出，就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崑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崑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從，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崑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抗拒，而神色慘變。崑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

崑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其哀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崑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斂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崑相視，哈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崑給焉。任氏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舉步，不常所止。崑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崑愛之重之，無所吝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己，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份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賤。以是長安狹斜，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崑曰：「幸甚。」廡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崑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崑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繡，張樂於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鬢垂耳，嬌姿豔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卽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崑拜於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崑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

爲賂。峯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峯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峯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徧狹，勤請而後許。乃葺服玩并其母偕送於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峯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以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青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酬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也。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詬之。鄭子不獲已，遂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尙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於峯。峯將買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峯召市人張大爲買之。

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崆曰：「此必天人，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縫紉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轉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崆資助。崆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也，不思其他，與崆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崆以馬借之，出祖於臨臯，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圍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間。鄭子見任氏欸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迴視其馬，嚼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猶懸於鏡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崆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崆聞之亦慟，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崆曰：「犬雖猛，安能

害人」答曰：「非人。」峯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峯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能製，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爲總監使，家甚富有。握馬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大歷中，沈既濟居鍾陵，嘗與峯遊，屢言其事，故最詳悉。後峯爲殿中侍御史，兼隴州刺史，遂歿而不返。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節，狗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使淵識之士，必能採變化之理，察神人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於賞翫風態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既濟自左拾遺，於金吳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陸淳，皆適居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遊而隨焉，浮穎涉淮，方舟泐流，晝讌夜話，各徵其異說。衆君子聞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既濟傳之以志異云。

牛應貞

牛 肅

本篇見太平廣記二百七十一卷，題爲牛肅女，下注出紀聞。紀聞有十卷，唐牛肅撰，但書已散佚，僅

廣訓採入若干條。作者牛肅，大約貞元和間人，有女應貞，嫁弘農楊廣源，其他事略，都不可考。

長女曰應貞，適弘農楊廣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三十，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擬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終智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問不答。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識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皆古之知名者，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辯論烽起，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年二十四卒。今採其文。應貞問影賦，著于篇。其序曰：「庚辰歲，予嬰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治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疾焉。魍魎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躋道家之祕言，探釋部之幽旨。既虔恭於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卽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煩寃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與子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淪？異萊妻之樂道，殊鴻婦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水解凍而繞

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觸憂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遊乎魍魎之鄉。形既圖於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見。豈言談之能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已，影何辜而過譴。且予聞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默。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纏，榮耀不能感。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賞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言未卒，魍魎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於絕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談玄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

吳保安

牛 肅

本篇見太平廣記百六十六卷。原載紀聞，所紀吳保安及郭仲翔二人事，乃爲當時實蹟。作者事略同前。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卽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嘗接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縮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需功効，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唯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驚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保安之字。」頃辱

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願身世已矣，念鄉國杳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紮；身非箕子，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甯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膈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感。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遣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仍苦相邀，求緝十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緡，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苦。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騶；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一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疋，往因住蕪州。

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疋，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在遂州，貧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而積之。後妻子飢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滬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常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分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歛吳生分義，故因人成物耳。公

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故爲公求來。公令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旣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矣。卻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以擾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麻，環經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醑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旣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

蟹。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蟹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邪？」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其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鑰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鑰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鶯鶯傳

元稹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八卷，一名會真記，爲中國流傳得最廣的故事，元王實甫據以作西廂記，明李日華作南西廂記，周公魯作翻西廂記，可見軋振撼文壇，爲力甚大。作者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歷任中書舍人，承知學士，由工部侍郎入相，太和初爲武昌節度使卒，時年五十有三。稹的詩文頗負盛名，自少與白居易唱和。著作有長慶集等。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淘淘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

「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余實好色，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終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姿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腆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

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純綺間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也。爾爲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目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挾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氣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

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翩然而逝。張自矢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置枕設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覲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恆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

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擇，無以奉宿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且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示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感咽離憂之思。網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條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憶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感陋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

致有自獻之差，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拘，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

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嬈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雲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詩曰：『微月透籬櫺，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竹，鶯歌拂井桐。羅綺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籠。瑤釵行彩鳳，羅帳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棲蟬影動，廻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履，多嬌愛斂躬。汗流珠點點，髮亂綠蔥蔥。

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存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闌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乘鵞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尙殘紅。幕幕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志亦絕矣。積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秉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驚驚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霍小玉傳

蔣防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七卷。作者蔣防字子微，義興人，自少能文，操筆卽成。元和中，官至翰林

學士，詔封郎中，後貶汀州刺史。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嘉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李方閒居舍之南亭，中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

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尙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潛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諳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卽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塔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承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倘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人。旣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一開簾風

動竹，疑是故人來。一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遂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閑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其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顧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托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托，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塞幄、執燭，授生筆研。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篋箱筆研，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欄素縑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尙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思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况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

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翦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卻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們，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費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

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卽崔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悵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遣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旣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知。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長厚，昔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不相聞。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旣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請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慚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幕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其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卿，啣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弓彈，丰神雋美，衣服輕華，唯有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

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觀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唯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回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鞭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回。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疾走推入車門，便令鎖卻，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梳粧。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僮俛之間，強爲粧梳。粧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返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歛歔。頃之，有酒餽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酬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

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尸奠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繡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着石榴裙，紫棗襠，紅綠帳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尙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鄴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作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幙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屏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輕絹，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紫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認於公庭而遺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週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

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古嶽瀆經

李公佐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六十七卷，原載戎書問談。作者李公佐爲當時著名的小說作家，與自行簡等爲友。據唐書宣宗紀載有李公佐，會昌初，爲揚府錄事，大中二年，坐累削兩任官。

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南從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微異話奇。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下五十丈。見大鐵鑊，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鑊，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頭，鑊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者大駭。鑊之末見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鬚，雪牙金爪，闐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

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鑣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名士，與湯相顧愕，慄不知其由爾。乃漁者時知鑣所，其獸竟不復見。一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餞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廉使薛公萃館待禮備。時扶風馬植，范陽盧簡能，河東裴蘧，皆同館之，環爐會語終夕焉。公佐復說前事，如楊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蠹毀，不能解。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一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黎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自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鳴脾桓木，魅水靈山，祆石怪，奔號聚遶，以數千載。庚辰以戰逐去。頸鑣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一卽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矣。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五卷，原載異體集。淳顯祖的著名戲曲南柯記，就是據此而作的。作者事略同前。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于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餼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環。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闕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

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駟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簾幃棖膳，陳設于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敵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旨，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因歿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設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卽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豔，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馮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舞。

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瓊英妹結絳巾，挂于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悟上眞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眞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民，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田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栖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姊妹，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姊妹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

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耀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于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于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覲。』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遣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烟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政乎？』生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饒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穎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同，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八與臣有十

年之意，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况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問。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轡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噥，鐘鼓喧譁，不絕十數里。見雄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紫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于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羅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于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遭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動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奠饌，琴轡遮道者不可

勝數。遂達于國。王與夫人素衣哭于郊。候靈輿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于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恆，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士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郡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收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天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昏睡，暮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快。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潛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其階，己身臥于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

僮僕擁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隱于西垣，餘樽尚滿于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嘆，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驚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圻，嵌竇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于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羅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于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羅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

田子華亦寢疾于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于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覲淳于生，夢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撫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于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

貴極祿位，

權傾國都，

達人視此，

蟻聚何殊。

謝小娥傳

李公佐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九十一卷。作者事略同前。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壻同舟貨，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姪，與童僕輩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中，爲他

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辨。」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予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爲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勝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午蘭左右，甚見親愛。令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

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宴。蘭氏同守家室，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文鯉兼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至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沉醉臥於內室，蘭亦露寢於庭。小娥潛鑰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贓收貨，贓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善其志行，爲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復父之讎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洲開元寺，竟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得雪冤恥，是判官恩德也。」頓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娥對曰：「某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爲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卽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

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辨二盜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讎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跋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汎淮，雲遊南國，不復再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讐節也。備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做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傳以旌美之。

廬江馮媼

李公佐

本篇見太平廣記三百四十三卷，原載異聞集。作者事略同前。

馮媼者，廬江里中膏夫之婦，窮寡無子，爲鄉民賤棄。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媼遂食於舒。途經牧犢野，暝值風雨，止於桑下。忽見路隅一室，燈燭熒熒，媼因詣求宿。見一女子年二十餘，容服美麗，攜三歲兒，倚門悲泣。前又見老叟與媼據牀而坐，神氣慘戚，言語咕囁，有若徵索財物追逐之

狀見馮媪至，叟媪默然捨去。女久乃止泣，入戶備饋食，理牀榻，邀媪息焉。媪問其故。女復泣曰：「此兒父，我之夫也，明日別娶。」媪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於汝何求而發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別娶，徵我篋宮刀尺祭祀舊物，以授新人。我不忍與，是有斯責。」媪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陰令梁倩女，適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隨父，女卽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卽其人也。江官爲鄴丞，家累巨產。」發言不勝嗚咽。媪不之異。又久困寒餓，得美食甘寢，不復言。女泣至曉，媪辭去，行二十里，至桐城縣，縣東有甲第，張簾帷，具羔鴈，人物紛然，云今夕有官家禮事。媪問其郎，卽董江也。媪曰：「董有妻，何更娶焉？」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媪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詢其處，卽董妻墓也。詢其二老容貌，卽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之人皆得詳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迫逐媪去。媪言於邑人，邑人皆爲感嘆。是夕，董竟就婚焉。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從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漢南，與渤海高鉞，天水趙儼，河南宇文鼎會於傳舍，宵話徵異，各盡見聞。鉞具道其事，公佐爲之傳。

湘中怨解

沈亞之

本篇見沈下賢集卷二及太平廣記三百九十八卷。作者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中第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曾學於韓愈，著有沈下賢集。

垂拱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下有哭聲甚哀。生卽下馬察之。見一豔女，鬢然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惡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之歸所居，號曰汜人。能誦楚詞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常擬詞賦爲怨歌。其詞艷麗，世莫有屬者，因撰風光詞曰：「隆往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室美與處芎兮，潛重房以飾姿。見耀態之韶華兮，蒙長篙以爲幃。醉融光兮，眇眇灑灑，遠千里兮涵煙眉。晨陶陶兮暮熙熙，無蟋娜之穠條兮，娉盈盈以披遲。疇游顏兮倡臺卉，穀流倩兮髮隨旋。」生居貧，汜人嘗出輕繒一端賣之。有胡人酬千金，居歲餘，生將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乃與生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酬生愁思，吟曰：「情無限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鱸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帷帳欄籠，盡飾帷囊。有彈絃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煙電，裾袖皆廣尺。中一人起舞，含嚬怨慕，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昔

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島綠裾。荷拳拳兮來舒，非同歸兮何如？舞畢，斂袖索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往。

異夢錄

沈亞之

本篇見沈下賢集卷三及太平廣記二百八十一卷。作者事略同前。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 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買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櫺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槌而高鬢，長眉，衣方領，繡帶，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牀。鳳發卷視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

玩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彎弓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頭，良久卽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忘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爲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郡佐及宴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公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章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瓌，吳興姚合，泊亞之復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爲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秦夢記

沈亞之

本篇見沈下野集卷二及太平廣記三百八十二卷。作者事略同前。

太和初，沈亞之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囊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舉亞之。秦宮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也）使佐西乞術伐河西。（晉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人中貴，疾騎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裝不多飾。其芳殊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當無**祝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主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賞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

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開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者，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髻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感，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相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敝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申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膊拊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之前曰：『壽子，顧此聲少善，願沈郎廣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體舞，恨滿烟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白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燕脂。』竟別去。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

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旣仙矣，惡又死乎！

馮燕傳

沈亞之

本篇見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五卷，作者事略同前。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爲擊毬鬪鷄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沈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鷄毬相得，時相國賈公耽在滑，能燕材，（原作林，據廣記改。）留屬中軍。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望嬰，會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踏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暝，指巾令其妻取，妻卽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巾而去。明日，嬰起，見妻毀死，愕然，欲出自白。嬰

都以為真嬰煞，留縛之。趁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今復賊煞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安得獨存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煞人罪，莫有辯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而千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煞之，當繫我。』吏執自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誼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讚曰：『余尙太史言，而又好紱義事。其竇黨耳目之所聞見，而謂余道元和中外郎劉元鼎語余以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殺不誼，白不辜，真古豪矣！』

東陽夜怪錄

王洙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卷。作者王洙字學原，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擢進士第。

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

乃元和八年也。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曉，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詣，留飲數巡。自虛特所乘壯，乃命僮僕輻重，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蹰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霧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屆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依微，略辨佛廟。自虛啓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纔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遂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出使村中教化，無從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隣，何以取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撤所藉芻藁，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頗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博恩容，當還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身肉鞍之故也。）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疎蕪。秀才卒降，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成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杳杳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問云：「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間，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

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借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卽似悉造座隅矣。內謂一人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嘆雪，彷彿若見着阜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琉璃（丘圭反）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爲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反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卽聞人詠師丈聚雪爲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峯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味眸眊，尤所不測。』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屹有峯巒山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如何記得貧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丈驍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機當爲羈）於維繫，巍巍道德，可謂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曷當爲

褐用毛色而譏之。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柱玉。煎迫不堪。且夕羈（羈當爲饑）旅。雖勤勞夙夜。料入况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謂空驅作替驢）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城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况師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着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一。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慰當作餵）羈（羈當作饑）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穎川。況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咏。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羣囑。』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惜兔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若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慙慙空多。吾輩方以觀心朵頤（謂齋草之性與師丈同）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嘉話。可以忘乎饑渴。祇如八郎力濟生人。動循軌轍。攻城犒士。爲己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觴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

而可見菩提（提當爲蹄）何門而得離火宅？（亦用事譏之）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回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師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民尚其清淨，道成則爲正覺。（覺當爲角）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尚器識非凡，岸谷深峻，必常格韻才思，冠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祕咳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請，事則難於固違。况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卻是朱八無端挑挾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使老雙峯。爲有闕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越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雋氣，性好鷹鷂。曾於此時，畋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時（此處地名苟家背也）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污泥高懸耳。』因吟詩曰：『愛此飄緜六出公，輕瓊治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

騰躑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云：「呼雪爲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尙有呼竹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安。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義見古今注）柏去數千，苗十（以五五第之數故第十）氣候啞，憑恃羣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僞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由，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爲尙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遽巡曰：「敢不貽廣席一噓乎！」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鷗拳。正思仙仗日，翹首仰樓前。養鬪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疎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暗中亦大開梅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又無所言。皮裏臧否吾輩，抑將不可。况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

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耳。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慮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寧生。候驚丞相喘，用識葛盧鳴。黍稷茲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乘）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與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輕貨首隊頭驢）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尙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尙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與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爲人，有甚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及門，警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鬪伯比之直下，得姓於楚，遠祖楚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於禮經（謂郊特牲八蜡迎虎迎貓也）奈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馴狎稚子，獐守酒旗，諂同妖狐，竊脂媚竈，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我成佚無別，非人倫，異日藐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

看如何？詩曰：『爲慚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矯誣。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我爲盤瓠，襲如辰陽比房，於吾殊所華闊。』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實與向家禁，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卽引胃昆仲與自虛相見。初襜襜然若自色，二人前來，長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藏瓠又巡座云：『令兄令弟。』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氏昆弟，潛跡草野，行著及於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膽。况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慚恚。今不得已塵汗諸賢耳目。』詩曰：『烏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卯，（鼠兔皆變 蝟也）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斂躬謝曰：『藏瓠幽蟄所宜，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謬當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時自虛方聆諸客嘉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諸公清才綺靡，皆是目牛遊刃。』中正將謂有譏，潛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炮氏爲讎，惡聞』

發矚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尙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幾。或爲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亦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被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終當逐鹿出林邱。少年嘗負饑鷹用，內願曾無寵鶴心。秋草毳除思去字，平原毛血興從今。』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比博鉤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窗，驟穢拍鼻，唯恐蠅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櫻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韉被雪，馬則齧柱而立。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北，有囊駝一，貼腹跪足，傷耳齟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神屋之北拱，微若振訊有物，乃見一老雞蹲焉。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土人曾以麥穗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駁貓兒眠於上。咫尺又有盛餉田漿破瓠，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週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視一牛踏雪齧草。次此，百餘步，合村悉焚燬。幸此鎮崇。自虛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

齊騾，其狀甚異，睥睨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關荆扉，晨興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筇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囊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粟斛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脊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作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餒凍且甚，事有不可率話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魂者數日。

楊娼傳

房千里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九十一卷。作者房千里字鵠舉，河南人，太和初第進士。高州刺史。著有南方異物志一卷，投荒雜錄一卷。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郁，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

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僨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帥幼貴喜嬉，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娼有慧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會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略。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卽命娼冒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梃，熾膏鏹於廷，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傍輕舫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情益深，不諭旬而物故。娼之行，適及洪矣。問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卽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卻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徐佐卿

薛用弱

本篇 太平廣記三十六卷，原載集異記。集異記三卷係唐薛用弱撰集隋唐間譚異奇詭之事，一類古

聖記。薛用弱字中勝，太和初，自儀曹出守弋陽。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食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域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懃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

異。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蔡少霞

薛用弱

本篇見太平廣記五十五卷，原載集異記。作者事略同前。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夢，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尚。於一日泐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廓處所。碧天虛曠，瑞日曠曠。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感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於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

『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齎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頓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澨。新宮宏宏，崇軒巒巒。雕玳盤礎，鏤檀棟椽。璧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闈。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輿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鶴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屋互設。妙樂鸞臻，流鈴閭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幘人促之，念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竟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用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安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王維

薛用弱

本篇見太平廣記一百七十九卷，原載集異記。作者寧略同前。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大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所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賚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譔。』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之，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籍，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

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矣。及爲太樂丞，爲伶人舞黃師子，坐出官。黃師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寶末，祿山初陷西京，維及鄭虔張通等皆處賊庭。洎克復，俱囚於宣楊里楊國忠舊宅。崔圓因召於私第，令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勳貴無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巧，頗絕其儕。後由此辜皆徙寬典，至於貶黜，亦獲善地。今崇義里賈承相，相易直私第，卽圓舊宅也。書尚在焉。維累爲給事中，祿山授以爲官。及賊平，兄縉爲北都副留守，請以己官爵贖之，由是免死。累爲尚書右丞。於藍田置別業，留心釋典焉。

王 漢 之

薛用弱

本籍見集異記，作者事略同前。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漢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

妓四輩尋續而至，姿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謠，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附節而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簾淚落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勝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一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卽擬飲，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譔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謔郎君何此對？』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韋宥

薛用弱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二十二卷，作者事略同前。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鞭者。宥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卽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寘于懷。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卽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之。赴食，隨置復紐。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漉蠕搖動。妓乃大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擎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長恨傳

陳鴻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六卷及文苑英華七百九十四卷。作者陳鴻在貞元時，登太常第，修大統紀。

三十卷。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劬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談蕩其間。上心油然而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十。謁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旣笄矣，鬢髮賦理，織穠中度，舉止閒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滌。旣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淮見之日，奉雲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由是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治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獨能致是，蓋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釐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寒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旣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西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歛容。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

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細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_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細合金釵，羅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_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在天，或在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也。使者還奏太上皇，上心嗟悼久之。餘具國史。至憲宗元和元年，益屋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

傳，冠於歌之前，目爲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蛾眉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老。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

葉滿塔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令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鈿留一股合一扇，鈿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寄重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東城老父傳

陳鴻

本編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九卷。作者事略同前。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宜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景龍門。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堂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幣破產，市雞以饋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人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怯者，水殺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岳。父忠死，泰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鬪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

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輦。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輓喪車。昭成皇后之在和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鵬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道，羣雞敍立於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鷹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於竿頭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獠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爲取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瓊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鬪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輦，夜出便門。馬蹠道穿，傷足不能進。杖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崑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泊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顛頓，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

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歷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住東市海池，立隋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備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穎川陳洪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時，以門難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有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葦河間薊州傭調繪布，駕轡連輒，至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

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米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纒布，行隣比鄰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幘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穹廬，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飼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韓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崔書生

牛僧孺

本篇見太平廣記六十三卷，原載玄怪錄。玄怪錄十卷，爲唐牛僧孺所撰。僧孺字思黯，關西人，歷任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太子少師。大中二年卒，時年六十有九。

唐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於東州遷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盥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隨後。女有殊色，所乘駿馬極佳。崔生未及細視，則已過矣。明日又過，崔生乃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鋪成茵蔕，乃迎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頗堪流眄。女郎頻日而過，計僕馭當疲，敢具單醪，以俟息。」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憂不至。」女顧吐曰：「何故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常寢下。老青衣謂崔生曰：「君既求婚，予爲媒妁可乎？」崔生大悅，載拜跪請，青衣曰：「事亦必。定後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於此時，但具婚禮所要，并於此備酒餚。今小娘子阿姊在遷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後，便當咨啓，期到，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在後，卽依言營備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亦儀質極麗，送留女歸於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納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啓以婢媵。母見新婦之姿甚美，經月餘，忽有人送食於女，甘香殊異。後

崔生覺母慈顏衰悴，因伏問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曾見此。必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淚涕交下，曰：『本侍箕箒，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輩。明晨卽別。』崔生亦揮淚不能言。明日，女車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入邏谷三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宇屋室，侈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曰：『無行崔郎，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曰：『崔郎遣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奉屈。』俄而召崔生入，書誚再三，詞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食訖，命酒，召文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闋，其姊謂女曰：『須令崔郎却廻，汝有何物贈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遺崔生。生亦留別。於是各鳴咽而出門。至邏谷口，回望千巖萬壑，無有逕路。因慟哭歸家，常持玉盒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寶，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請以百萬市之，遂往。崔生問僧曰：『女郎誰耶？』曰：『君所納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况復人間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若住得一年，君舉家不死矣。』

元無有

牛僧孺

本篇見太平廣記三百六十九卷，原載玄怪錄。作者事略同前。

寶應中有元無有，常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多逃。遂入路旁空莊。須臾，霽止，斜月方出。無有坐北窗，忽聞西廊有行人聲。未幾，見月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輩豈不爲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卽曰云云。吟詠既朗，無有聽之具悉。其一衣冠長人，卽先吟曰：『齊紈魯縞如霜雪，寥亮高聲子所發。』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詩曰：『嘉賓良會清夜時，煌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敝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屨相牽常出人。』其四故黑衣冠人，詩曰：『鑿新貯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爲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遞相褒賞，視其自負，則雖阮嗣宗詠懷，亦若不能加矣。四人遲明方歸舊所。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燈臺，水桶，破鑊，乃知四人，卽此物所爲也。

張佐

牛僧孺

本篇見太平廣記八十三卷，原載玄怪錄。作者事略同前。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爲叔父言：少年南次鄆杜，郊行見有老父乘青驢，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顏甚悅懌，旨趣非凡，始自斜逕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椎埋者耶？何必知從來！」佐遜謝曰：「嚮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乎？當嗤吾潦倒耳。」遂復乘促走，佐亦撲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熟，佐乃疲貰白酒將飲。試就請曰：「單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訖，佐見翁色悅，徐請曰：「小生寡味，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之所見，梁、隋、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宇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宗爲觀，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州陷，大軍將旋，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不干。」吾乃詣占夢者於江陵。

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廻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子住乃壽也。」時留兵屯江陵，吾遂陳情於杪尉拓跋烈。許之。因卻詣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夢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青也，好服朮藥散，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粲。遶。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薛君青疏澹若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頽然思寢。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青曰：『吾自兜玄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青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玄國來？』二童子曰：『兜玄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青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乎？』僮若有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盡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雖生死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青。君青覘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臺棟連接，清泉縈遶，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青彷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之二童，已在其側。謂君青曰：『此國大小於君國，既至此，盡從吾謁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墻垣階陛，盡飾以金碧，垂翠簾帷帳，中間獨坐真伯，身衣雲霞日月之衣，冠通天冠，垂旒皆與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既入，

拱手不敢仰視。有高冠長裾綠衣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既有億。爾淪下土，賤卑萬品。聿臻於如此，實由冥合。況爾清乃躬誠，叶於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爲主籙大夫。君胃拜舞出門，卽有黃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因以詩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質性沖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鄉有何憶耶？遂疾逐君胃，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去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鄰人，云：「失君胃已七八年矣。君胃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胃卒。生於君家，卽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得到兜玄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吾受汝符卽歸。」因吐朱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二百餘歲。然所見異事甚多，並記在鹿革中。」因啓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讀。請叟自宣略述十餘事。其半昭然可紀。其夕，將佐略寢。及覺，已失叟。後數日，有人於灰谷湫見之。叟曰：「爲我致意於張君。」佐遽尋之，已復不見。

岑順

牛僧儒

本篇見太平廣記三百六十九卷，原載玄怪錄。作者牛僧儒同前。

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於陝州，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山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耳。』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聞鼓鼙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戶，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之，以爲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助我。若然，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被甲胄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喧諍者，蒙君見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祿，幸自愛也。既負壯志，能猥顧小國乎？今敵國犯壘，側席委賢，欽味芳聲，願執旌鉞。』順謝曰：『將軍天質英明，師真以律，猥煩德音，屈顧疵賤。然犬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復命，順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夢之徵。俄然鼓角四起，聲愈振厲。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臾，戶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數百鐵騎馳左右，悉高數寸，而被堅執銳，星散遍地，條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神氣以觀之。須臾，有卒齎書云：『將

軍傳檄。順受之，云：「地連獯虜，戎馬不息，回數十年。將老兵窮，委霜臥甲。天設勅敵，勢不可止。明公養素畜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神契。然明公陽官固常享大祿於聖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北山賊合從，尅日會戰，事圖子夜，否滅未期。良用惶駭。」順謝之，室中益燭，坐觀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是東面壁下有鼠穴，化爲城門，壘敵崔嵬，三奏金革，四門出兵，連旗萬計，風馳雲走，兩皆列陣。其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全家軍，部後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係四方輻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奔潰，殺傷塗地。王單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藥王，栖曰中化爲城堡，金象軍火振收其甲卒，輿尸橫地。順俯伏觀之。於時，一騎至，禁殞曰：「陰陽有厝，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風驅運激。一陣而勝。明公以爲何如？」順曰：「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靈文，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收不常，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饌珍筵，與順致寶貝明珠珠璣無限。順遂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後遂與親朋稍絕，閑問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由，而順顏色憔悴，爲鬼氣所中。親戚共意有異，詰之不言。因飲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親人潛備

鐵錘，因順如廁而隔之，荷錘亂作，以掘室內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塋堂，其盟器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牀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畜者。順閱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悅宅亦不復兇矣。時寶應元年也。

齊推女

牛僧孺

本篇見太平廣記三百五十八卷，原載玄怪錄。作者事略同前。

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適隴西李某。李舉進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臨月，遷至後東閣中。其夕，女夢丈夫衣冠甚偉，瞋目按劍，叱之曰：「此屋豈是汝腥穢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禍。」明日，告推。推素剛烈，曰：「吾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數日，女誕育，忽見所夢者，卽其牀帳亂毆之。有頃，耳目鼻皆流血而卒。父母傷痛女冤橫，追悔不及。遣遽告其夫。俟至，而歸葬於李族。遂於郡之西北十數里官道權瘞之。李生在京師，下第將歸，聞喪而往。比至饒州，妻卒已半年矣。

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終，悼恨既深，思爲冥雪。至近郭日晚，忽於曠野見一女，形狀服飾，似非村婦。李卽心動，駐馬諦視之，乃映草樹而沒。李下馬就之，至則真其妻也。相見悲泣。妻曰：『且無涕泣，幸可復生。俟君之來，亦已久矣。大人剛正，不信鬼神，身是婦女，不能自訴。今日相見，事機較遲。』李曰：『爲之奈何？』女曰：『從此直西五里鄱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兒，此九華洞中仙官也，人莫知之。君能至心往求，或冀諧遂。』李乃徑訪田先生，見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稱曰：『下界凡賤，敢謁大仙。』時老人方與村童授經，見李驚避曰：『衰朽窮骨，且暮溘然，郎君安有此說。』李再拜，叩頭不已。老人益難之。自日宴至于夜分，終不敢就坐，拱立於前。老人俛首良久，曰：『足下誠懇如是，吾亦何所隱焉。』李生卽頓首流涕，具云妻枉狀。老人曰：『吾知之久矣，但不蚤申訴。今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蓋未有計耳。然試爲足下作一處置。』乃起，從北出，可行百餘步，止於桑林。長嘯，倏忽見一大府署，殿宇環合，儀衛森然，擬於王者。田先生衣紫披，據案而坐，左右解官等列待。俄傳教嘯地界。須臾，十數部各擁百餘騎，前後奔馳而至。其帥皆長丈餘，眉目魁岸，羅列於門屏之外。整衣冠，意緒蒼惶，相問：『今有何事？』須臾，謁者通地界廬山神、江濟神、彭蠡神等皆趣入。田先生問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產爲暴鬼所殺，事甚冤濫，爾等知否？』

「皆倚伏應。」曰：「然。」又問：「何故不爲申理？」又皆對曰：「獄認須有其主。此不見人訴，無以發摘。」又問：「知賊姓名否？」有一人對曰：「是西漢鄱縣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至今猶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無奈何。」田先生曰：「卽追來。」俄頃，縛吳芮至。先生詰之，不伏。乃命追阿齊。良久，見李妻與吳芮庭辯。食頃，吳芮理屈。乃曰：「當是產後虛弱，見其驚怖自絕，非故殺。」田先生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遂令執送天曹。回謂速檢李氏壽命幾何。頃之，吏云：「本算更合壽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謂羣官曰：「李氏壽算長，若不再生，議無厭伏。公等所見何如？」有一老吏前啓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卻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欲，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田先生曰：「何爲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離，本無所依。今收合爲一體，以續絃膠塗之。大王當街發遣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田先生善。卽顧李妻曰：「作此處置可乎？」李妻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李妻一類。卽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餚，卽於李妻身塗之。李妻如空中墜地，初甚迷悶。天明盡失夜來所見。唯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二人，共在桑林中。先生謂齊女李生曰：「相爲極力，且喜事成，便可領歸，見其親族。但言再生，慎無他說。吾

亦從此逝矣。李遂同歸至州，一家驚疑，不爲之信。久之，乃知實生人也。自爾生子數人，其親表之中頗有知者。云：『他無所異，舉止輕便，異於常人耳。』

郭元振

牛僧孺

郭元振出玄怪錄，太平廣記未採入。作書事略同前。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于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光，以爲人居也。逕往尋之。八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旣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上泣者，人耶？鬼耶？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于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爲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鑣而去，以適於將軍者也。今父母弃之就死，而今惴惴哀懼。君誠人耶？能相救免，畢身爲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

『曰：『吾忝大丈夫也，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殉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于是坐于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僕侍立于前，若爲償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黃衫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旣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引翼以入，卽東階下。公使前僕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於囊中有利刀，思欲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脯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廚，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脯，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道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望之，寂無以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迹，死亦不久。汝旣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于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輓而來，將取其屍，以備殮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公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

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少遲，卽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于人，此鄉何負。當殺卿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于年，未老于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其聽吾言。夫神，承天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于天子而彊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于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于人，天子不伐乎？誠使汝呼將軍者，真明神也。神固無豬蹄，天豈使淫妖之獸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女年年橫死于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命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鍬鑿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斷之，應手漸大如瓮口。公令采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豬，無前左蹄，血臥其地，突烟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託質血屬，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日貪錢五百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甯有今日。是妾死于父母，而生于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以從公。公多歧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主遠地而弃于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周秦行記

韋 璣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九卷。原題牛僧孺作，其實爲韋璣所作而假託僧孺之名，想藉此以誣僧孺的。

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泉下山，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不至。更十餘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氣如貴香。因趨進行，不知厭遠。見火明，意莊家。更前驅，至一宅，門庭若富家。有黃衣闈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本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謂誰？』黃衣曰：『有客，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大宅，黃衣曰：『但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蔽以珠簾，有朱衣黃衣闈人數百，立階左右，曰：『拜。』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君不當來。何辱至此？』余曰：『臣家宛葉，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託命。』語訖，太后命使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狀貌瑰瑋，

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嬪。』余拜如戚夫人。王嬪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家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儀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予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卻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己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太曰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乃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懶極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

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年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玉環，光照於座。引琴而鼓，其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蓋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太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媿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廡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詩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帝叟，呂氏何曾畏木強。』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嬋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座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

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詩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兒長成，固不可，且不可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宜負也。』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急，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乃順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累，弟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首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侍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耶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滿后廟。』余卻回望，廟宇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何如。

杜子春傳

李復言

本篇見太平廣記十六卷，原載續支怪錄。作者李復言，太和開成間人。那時牛僧孺所作支怪錄，極爲盛行。復言因把太和開成所聽到的異聞佚事，編成續支怪錄一書。

杜子春者，蓋周隋間人。少落拓，不事家產。然以志氣閒曠，縱酒閒遊，資產蕩盡。投以親故，皆以不事事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呼。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疎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

『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歎于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

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十萬。未受之初，憤發，以爲從此謀身治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

又卻如故。於一二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楹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耐族親，恩者煦之，讎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於二楹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峰，入四十里餘，見一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彩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玉女九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遣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於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困縛，萬苦皆非眞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旌旗戈甲，千乘萬騎，徧滿崖谷，呵叱之聲，震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皆仗劍張弓，直入

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極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狻猊，獅子，蝮蝎，萬計，哮吼擊攢而爭前，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兩叉，四面週匝。傳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當心取，又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拽于階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兩淚庭中，且咒且罵。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劉確，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敕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捉付獄中。』于是鎔鋼，鐵杖，確擣，磔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

承王勤家。一生而多病，針灸藥醫，略無停日。亦嘗火墜墮牀，痛苦不齊，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狎者，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六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然觀其射雉，尙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歎曰：『錯大誤矣，乃如是！』因提其髮，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慾，皆忘矣。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其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忘誓，復自效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峯，絕無人跡。歎恨而歸。

張老傳

李復言

本篇見太平廣記十六卷，原載續文怪錄。作者事略同前。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有韋恕者，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有長女，既笄，召里中媒媼，令訪良婿。張老聞之，喜而候媒于韋門。媼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媼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才子于媼，有之乎？』曰：『然。』曰：『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媼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媼。媼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敵者不少。顧叟非匹，吾安能爲叟一盃酒，乃取辱於韋氏。』叟固曰：『強爲吾一言之言不從，卽吾命也。』媼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曰：『媼以我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焉有此事。况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媼何無別之甚耶？』媼曰：『誠非所宜言。爲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怒曰：『爲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媼出以告張老，老曰：『諾。』未幾，車載納于韋氏。諸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爲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

而言之。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許焉。張老既取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饘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爨灌，了無忤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明日且歸耳。」天將曙，去別韋氏。「他歲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不絕無消息。後數年，恕念其女，以為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其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適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煙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鏗亮耳目。崑崙指曰：「此張家莊也。」韋驚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廳中。鋪陳之華，目所未覩，異香氤氳，徧滿崖谷。忽聞珠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此。」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韋前拜。儀狀偉然，容音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

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愁焰又熾，而無斯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略梳頭，卽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孃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妹于堂前。其堂沉香爲梁，玳瑁帖門，碧玉窗，珍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略敘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鹵莽。有頃進饌，精麗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章于內廳。明日方曙，張老與章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妹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卽歸，兄但憩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於庭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觀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猶隱隱聞音樂之聲。章君在後，小青衣供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及下于庭，張老與妻見章曰：「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慇懃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于揚州北邨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遂別，復令嵬崙奴送出。卻到天壇。嵬崙奴拜別而去。章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旣而困極，其家強逼之曰：「必不得錢，亦何

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韋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爲信。』王曰：『錢卽實有，席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幘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踪，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載錢而歸。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卽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悲思浩然而歸。船家以爲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開行北邸前，忽見張家嵬崙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嵬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嵬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于此酒家。大郎且坐，嵬命當入報。』義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嵬崙。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歎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楊恭政

李復言

本篇見太平廣記六十八卷，原載續支怪錄。作各事略同前。

楊恭政，號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箒，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灑掃靜室，閉門閑居。雖隣婦狎之，終不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甯之。請君與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掃洒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床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歎之。次隣人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闔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總令李邯，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蹤迹。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之聲，異香之芳，從東來，復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髣髴若是人聲。遽走告縣令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在床矣。但覺而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卽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三更，

有仙樂，彩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師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岳。」於是綵童二人，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于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於此。傍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恪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徧覆崖谷，妙樂羅列，間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豁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幾劫澄煩思，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湛真詩曰：「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設遙程。」修真詩曰：「華岳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守真詩曰：「共作雲出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恭政亦繼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蕊華。誰言今夕裏，俯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鏘，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爲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

萊。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製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耶！」飲以玉盃，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華院。四人者出。恭政獨前曰：「父王清年高，無人侍養，請迴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得樂而忘王父也。唯仙伯哀之。」仙伯曰：「恭政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之會，無自墜其道。」因勅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邯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閑卽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卽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邯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尙書從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室，人不得昇其塔。唯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才及階而已。亦不得昇。廉使以聞上，召見，舍於內庭。虔誠訪道，而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三兩盃，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

張逢

李復言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二十九卷，原載續玄怪錄。作者事略同前。

南陽張逢，元和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州禮唐縣橫山店。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煙嵐藹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橫廣百餘步，碧鮮可愛。其傍有一小林，遂脫衣掛林，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而酣甚，若獸蹶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之利，胸膂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超山越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飢，因傍村落徐行，犬豕駒犢之輩，悉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傍道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鄭糺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出掌人也，聞其飾裝，到亦非久。』候吏曰：『只有一人來，且復有同行者，吾常迎拜時，慮其悞也。』曰：『三人之中，慘緣者是。』其時逢方伺之，而彼詳問，若爲逢而問者。逢既知之，攢身以俟之。俄而鄭糺到，導從甚衆。衣慘綠，甚肥，巍巍而來。適到逢前，遂躡銜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曉，人莫敢逐，得恣食之，殘其腸髮耳。行於山林，單然無侶，乃忽思曰：『本人也，何樂爲虎，自囚於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耶？』乃步步尋之。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猶掛，杖亦倚林，碧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卽復人形矣。於是衣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其失逢也，訪之於隣，或云策杖登山，

多歧尋之，杳無行處。及其來也，驚喜問其故。逢給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掌人曰：「今日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得，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郎之未迴，憂負亦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於公館。館吏宴客，坐客有爲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橫山之事。末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紉之子，怒目而起，持刀將煞逢，言復父讎。衆共隔之，遐怒不已。遂白郡將，於是送遐淮南，勅津勿復渡。逢西邁，具改姓名，以避遐。議曰：「聞父之讎，不可以不報。然此讎非故煞，必使煞逢，遐亦當坐。」遂遁去而不復其讎也。

定婚店

李復言

本篇見太平廣記一百五十九卷，原載神異傳錄。作者事略同前。

杜陵 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必無成而罷。元和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 司馬潘助女見議者，來日先明，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尙明。

有老人倚布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固步覘之，不識其字；既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勢，又非梵書。因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世間之字，自謂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因何得見？』固曰：『非世間書，則何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享人生之事，掌人不可不行冥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辯爾。』固曰：『然則君又何掌？』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常願早娶，以廣胤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命苟未合，雖降衣纓而求屠博，尚不可得，况郡佐乎？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常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妻之足。及其生，則潛用相繫，雖讎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道。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陳婆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嘗抱來鬻菜於市，能隨我行，常卽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煞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天祿，因子而食邑，庸可煞乎？』老人遂隱。固罵曰：『老鬼妖妄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婦必

敵苟不能娶，卽聲伎之美者，或撥立之，奈何婚眇嫗之陋女？磨一刀子，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煞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行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固與奴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中眉間。』爾後固屢求婚，終無所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參相州軍，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鞫詞獄，以爲能，因妻以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常帖一花子，雖沐浴間處，未嘗暫去。歲餘，固訝之，忽憶昔日刀中眉間之說，因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沒，唯一疔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尙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前，叔從事廬龍，遂得在左右。仁念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命也。』因盡言之，相欽愈極。後生男鯤，爲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乃知陰隲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太守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薛偉

李復言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一卷，原載續玄怪錄。作者事略同前。

薛偉者，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卽斂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覩羣官，方食鱸，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視羣官，實欲食鱸，遂以告，皆停餐而來。偉曰：「諸公敕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羣間得藏者，攜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坐門東，紉曹吏坐門西，方弈棋。人及階，鄒雷方博，裴略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知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遊於江畔。見江潭深淨，秋色可愛，漣不動，鏡涵遠虛。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白幼狎水，成人已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遊乎？」旁有一魚曰：「願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擺。當爲足下圖之。」決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

騎驃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味通波。」薛主簿意向浮深，跡思閑曠；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巖嶇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味纖鈎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卽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饑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鈎。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也，暫時爲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鈎乎。」捨之而去。有頃，饑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鈎，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旣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偉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遊江，何得不拜我？」弼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願入縣門，見縣吏坐者弈碁，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畏魚直三四斤餘。」旣而入階，鄒雷方博，裴昭桃實，皆喜魚大，促命付廚。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汝同官，而今見殺，竟不相捨，促殺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贖手，王士良者，方礪刃，喜而殺我。

於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贖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自於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醒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奔吏，三君之臨階，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投贖，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累遷華陽丞，乃卒。

李衛公靖

李復言

本籍見太平廣記四百十八卷，原載支解錄。文中敘行雨一段，極有精采。作者事略開前。

衛國公李靖微時，常射獵霍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爲人，每豐饈焉，歲久益厚。忽遇羆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之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困悶益極，乃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叩門久之，一人出問，公告其迷，且請寓宿。人曰：「郎君皆已出，惟太夫人在，宿應不可。」公曰：「試爲咨白。」乃入告而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

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公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往還，或夜到而喧，勿以爲懼。」公曰：「不敢。」既而命食，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榻褥，衾被香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公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鬧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大郎子報當行雨，周此山七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傷。」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次到，固辭不可，遠時見責，縱使報之，亦已晚矣。僮僕無任專之理，當如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廳門曰：「郎覺否？請暫出相見。」公曰：「諾。」遂下塔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公曰：「靖俗客，非乘雲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卽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勅黃頭被青聽馬來。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餅子，繫於鞍前。誠曰：「郎乘馬，無陋銜勒，信其行，馬躍地嘶鳴，卽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其足漸高，但訝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步下。於是隨所躍，輒滴之。既而電製雲開，下見所憩村，思

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甯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悞之甚。本約一滴，何私感而二十之。天此一滴，乃地上二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但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並連坐，如何？」公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卽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餐，摠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拗怒而立。公曰：「我獵徒，以鬪猛爲事。一旦取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乎？」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旣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迴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靜寇難，功蓋天下，而終不及於相，豈非悅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東西而驗耶？所以言奴者，亦臣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卽位極將相矣。

隋遺錄卷上

本篇上下卷見原本說郛七十八，爲唐顏師古所遺。初題南部煙花錄，後重編爲大業拾遺記，今又改名隋遺錄。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攀車留借，指血染鞅。帝意不回，因戲以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南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旣行，師徒百萬前驅。大橋未就，別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濬黃河入汴隄，使勝巨艦。叔謀銜命甚酷，以鐵脚木鵝試彼淺深，鵝止，謂濬河之夫不忠，隊伍死水下。至今兒啼，聞人言「麻胡來」，卽止。其訛言畏人皆若是。帝離都旬日，幸宋何妥所進牛車。車前隻輪高廣，疎釘爲刃，後隻輪庫下，以柔榆爲之，使滑勁不滯，使牛御焉。自都抵汴郡，日進御車女。車幃垂絞綃綉，雜綴片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駉冶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蒂迎釐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釐名之。花外殷紫，內素膩，非芬粉蕊，心深紅，耐爭兩花。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穠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多不睡。帝命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于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

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于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本成，垂肩翠袖太憨生。緣憨卻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上大悅。至汴，上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彩纜，窮極侈靡。舟前爲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卽蒲擇國所進，以負山蚊睫，紉蓮根絲，貫小珠，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妍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櫂，號爲殿脚女。一日，常將登鳳舸，凭殿脚女吳絳仙肩。喜其柔麗，不與羣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婕妤。適值絳仙下嫁爲玉工萬羣妻，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擢爲龍舟首櫂，號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直十金。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食』。如絳仙，真可療飢矣。」因吟持櫂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豔落梅。將身倚輕櫂，知是渡江來。」詔殿脚女千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時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于石帆山下，收野繭繅之。繅絲女夜夢神人告之曰：「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繭，卽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進之。帝獨賜司

花女泊絳仙，他姬莫預。蕭妃恚妬不懌，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帝常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羅畏蕭妃，不敢迎帝，且辭以有程妃之疾，不可薦寢。帝乃嘲之曰：「箇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顛簇小蛾。幸好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帝自達廣陵，宮中多倣吳言，因有儂語也。帝昏涵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嘗游吳公宅雜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尙喚帝爲殿下。後主戴輕紗皂幘，青綽袖，長裾，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計，羅侍左右。中一人迴美，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卽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魏紫毫筆，書小砑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詩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擁萬甲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蠶，酌紅梁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肢依拒，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窗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窗云：「午睡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寄碧玉云：「離別腸猶斷，相思骨合銷。愁雲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帝，求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爲之操觚曰：「見面

無多事，聞名亦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嘽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快快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尙目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邪？」隨叱聲恍然不見。

隋遺錄卷下

顏師古

帝幸月觀，煙景清朗。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簾掩不開，左右方寢。帝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爲薔薇冒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支纖弱，意爲寶兒有私。帝扭單衣亟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回入寢殿。蕭妃謂笑不知止。帝因曰：「往年私幸安娘時，情態正如此。此時雖有性命，不復惜矣。」後得月賓，被伊作意態不徹。是時儂憐心，不減今日對蕭娘情態。曾效劉孝綽爲雜憶詩，常念與妃。妃記之否？」蕭妃承問，卽念云：「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粧仍索伴，解珮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又云：「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

殘，枕隱金釵鼻。笑動上林中，除却司晨鳥。」帝聽之，咨嗟云：「日月遄逝，今來已是幾年事矣。」妃因言「聞說外方羣盜不少，幸帝圖之。」帝曰：「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人生能幾何？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帝嘗幸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迎侍。微風東來，宮娥衣被風綽，直拍肩項。帝覩之，色荒愈熾。因此乃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薰名香於四隅，煙氣霏霏，常若朝霧未散，謂爲神仙境界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曰醉忘歸，三曰夜酣香，四曰延秋月。粧奩寢衣，帳各異製。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或歌吹齊鼓，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命振聳支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爲「來夢兒」。蕭妃嘗密訊俊娥曰：「帝常不舒，汝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畏威，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見帝常在何妥車。車行高下不等，女態自搖。帝就搖怡悅。妾今幸承皇后恩德，侍寢帳下，私效車中之態以安帝耳，非他媚也。」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爲多情。」又云：「不信長相憶，絲從鬢裏生。閑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殿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由是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合歡水果一器。

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仙拜賜私恩，附紅牋小簡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何來辭怨之深也？」黃門懼，拜而言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意不解，因言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帝于宮中嘗小會，爲拆字令，取左右離合之意。時杏娘侍側，帝曰：「我取杏字爲十八日。」杏娘復解羅字爲四維。帝顧蕭妃曰：「爾能拆朕字乎？不能當醉一杯。」妃徐曰：「移左畫居右，豈非淵字乎？」時人望多歸唐公，帝聞之不擇，乃言：「吾不知此事，豈非爲聖人耶？」于是姦蠹起于內，盜賊生于外，值閣裴虔通，虎賁郎將司馬德勤等，引左右屯衛軍將宇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奏，卽宣詔云：「門下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勞之節。咨爾髡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壒溢于爪髮，蟻虱結于兜鍪。朕甚憫之，俾爾休番從便。噫，噫！無煩方朔滑稽之請，而從衛士遞上之文。朕于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件事。」是有焚草之變。

王冲

皇甫枚

本編見三水小牘。作者皇甫枚字遵美，天祐中人。三水爲安定屬邑。咸通末年，枚曾爲汝州魯山令。

咸通癸巳歲，余從鼎臣兄自汝入秦。冬十二月，宿於華野狐泉店。鼎臣兄與余同登南坡蘭若，訪主僧曰義海，因話三峯事。海曰：『去秋有士人王平冲者，來自天姥，云遊涉名山，亦盡東南之美矣。惟有華山蓮華峯，今則方伺一登耳。計其五千仞，爲一句之程。既上，常構煙爲信。翌日，發笈，取一藥壺，并火金以去。及期，海至桃林以俟。數息間，有白煙歛起蓮花峯。』海祕之不言，後二旬，而平冲至。言曰：『前者既入華陽山，尋微徑至蓮華峯上。初登，雖峻險，猶可重足一跡。既及峯三分之一，則劣容半足，乃以死誓志，作氣而登。時遇石室，上下懸絕，則有蘿寫及石髮垂下，接之以升。果一句，而及峯頂。頂廣約百畝，中有池，亦數畝。菡萏方盛，濃碧鮮妍。四旁則巨檜喬松。池側有破鐵舟，觸之則碎。既周覽矣，乃篝火焉，而循池翫花，採取落葉數片，及鐵舟寸許懷之，一宿乃下。下之危慄，復倍於登涉時。』海不覺其執平冲手曰：『君固三清之奇士也。』於是平冲盡以蓮葉鐵舟鐵贈海。明日，復負笈而去，莫知所終。則尙子尋五嶽，亦斯人之徒與。

王知古

皇甫枚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五十五卷，原載三水小牘。作者事略同前。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土，民亦世服其恩。禮昭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戚爲意；而酣酒於室，淫獸於原，巨賞狎於皮冠，厚寵襲於綠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爲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藏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親微道之職，往往設置梁於通道，則犬彘無遺。臧獲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蜚殺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尙有尊於我子者乎？」則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於法，乃降爲昭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京，既不自新，而慢遊愈亟。洛陽四旁羣走者，見皆識之，必羣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數奇不中春官選，乃退處於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爲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至是有聞於直方者。直方延之，視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僦舍無煙，愁雲寒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收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請謂僮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

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長夏門，則凝霞始零，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轄采之獲甚夥。傾羽觴，煥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及乎霞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去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徬徨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將半，試長望，有炬火甚明，仍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木交柯，而朱門中闕，皓壁橫互，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達旦。無何，小駟頓轡，闕者覺之，隔壁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日有友人將歸於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摻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闕曰：『此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惟闈闈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開於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候。少頃，有乘蜜炬自內至者，振鈴管闈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於山藪，接軫豺狼所嗥，若固相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翌日可去。』知古辭謝，乃從保母而入。過重門，門側廳事，纍櫺宏敞，帷幙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保母亦時來相勉。

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官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令胃，金玉奇標，既富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嘗託媒妁，爲求諧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遶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斂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家室爲望，惟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魯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及；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獲託彼強宗，瞻以佳耦，則生平所志，畢在斯乎。」保母喜，譔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如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飛書，路且不遠；百兩陳禮，事亦非賒。忻慰所多，傾囑而已。」知古磬折而答曰：「某蟲沙微類，分及溷淪，而鐘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趨，惟待休旨。」知古復拜。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華，室若雲邃。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謹當盟彼靈襟，志之紳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拜。少時，則燎沈當庭，良夜將艾。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見。保母詰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從役之衣耶？」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游所熟者，固非己有。」又問所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

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大者叫曰：『火急，斥去，無啓寇讎。』於是婢子小豎輩，羣出乘猛炬，曳白梃而登階。知古惶懷，避於庭中，四顧遜謝。詈言狎至，僅得出門。既出，已橫門闔扉，猶聞喧嘩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怛久之。將隱頽垣，乃得馬於其下，遂馳走。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至則輸租車方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寐，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張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魃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胄者，享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雪中馬跡宛然。直詣柏林下，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茂林。中列大冢十餘，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殼弓以待。內則乘蘊荷鋪，且掘且燻。少焉，有羣狐突出，焦頭爛額者；置羅罨挂者；應弦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以歸。三水人曰：嗟乎！王生，生世不詣，而爲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無張公之皂袍，則強死於穢獸之穴也。余時在洛敦化里第，於宴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譔爲余言之。豈曰語怪，以摭實，故傳之焉。

步飛烟

皇甫枚

本篇見原本說郛，原載三水小牘。作者傳略同前。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飛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墨，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曰象端，秀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飛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關，以情告之。關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飛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飛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觀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飛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麓悍，非良配耳。乃復酌簞，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

佳人贈好音，綵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洒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媼不復來。象憂慙，恐事泄，或飛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媼來。傳飛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箋，詩曰：「無力嚴妝倚繡櫺，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香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飛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闌爲回緘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觀，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于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昨日瑤臺青鳥忽來，殷勤寄語。蟬錦香囊之贈，芬馥盈懷，佩服徒增，翹戀彌切。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乖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薰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且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願，甯爽後期。倘恍寸心，書豈能盡兼持。斐什，仰繼華篇。伏惟試賜凝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娥嚬。叩頭爲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闈媼既得迴報，徑賫飛烟閣中。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此時恰值入府曹。飛烟拆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情，心契魂交，遠如近也。」於是闈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正

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明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缸，汎金徽而寄恨。豈謂公子，忽貽好音。發華械而思飛，飄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尙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就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伏惟特賜吟諷也。」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閑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閨嫗，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飛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寶焚香虔禱以候。忽一日，將夕，閨嫗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飛烟語曰：「值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亭，卽君之前垣也。若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候晤語。」旣曠暗，象乃乘梯而登，飛烟已令重榻於下。旣下，見飛烟靚妝盛服，立於庭前。交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房中，遂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飛烟執象手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固。願深鑒之。」象曰：「搵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獻洽。」言訖，象踰垣而歸。明託閨嫗贈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飛烟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卻別君。願得化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付閨嫗，仍令語象曰：「賴直兒家有

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詠寄情，來往便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飛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勿揚聲！我常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夜，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飛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憤，前挺欲擒。象覺，跳去。公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飛烟詰之。飛烟色動聲顫，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飛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叱，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飛烟暴疾致殞。數日，窆之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自竄於江浙間。洛中才士，有崔李二生，嘗與武掾遊處。崔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罷，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飛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愧抑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飛烟戟手而詈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務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而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遠後調授汝州魯山縣主簿，隴西李垣代之。咸通末，予復代垣，而與遠少相狎，故洛中祕事，亦知之。而垣

復爲手記，故得以傳焉。三水人曰：噫！豔冶之貌，則代有之矣；潔朗之操，則人鮮聞。故士矜才則德薄，女銜色則情私。若能如執盈，如臨深，則皆爲端士淑女矣。飛烟之罪，雖不可追，察其心，亦可悲矣！

無雙傳

薛調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六卷。作者薛調，河中寶鼎人。咸通十一年，以戶部員外郎加駕部郎中，充翰林承旨學士，十三年卒，時年四十有三。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室，無雙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

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尙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嚮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霽，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鏤却大門，鏤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院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遠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遠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棊，或立，或坐。

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門出此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拽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剋復，京師重幣，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傍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舅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曰：『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受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鄰里。請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探蘋者，今在金吾將軍于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探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探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寒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

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氈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搆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迹，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勅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

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的。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開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効。』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限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云：『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卻也。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探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虛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寒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己。是夕更深，開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夔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寒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寒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聞比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卻活，某使人專求得

一丸，昨令探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緡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夔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姓名浪迹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尸覆訖。未明發，歷四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得歸古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陶峴

袁 郊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二十卷，原載甘澤謠。甘澤謠一卷，唐袁郊撰，載語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因名甘澤謠。郊字之乾，蔡州郎山人，官至翰林學士。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泛

然江湖，徧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疏脫，不謀宦遊。有生之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為甃，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貯饌飲。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閑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係方伯之爲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石，遂往省焉。郡守嘉其遠來，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二尺許，玉環徑四寸，海舶峴崙奴，名摩訶，善游水，而勇健，遂悉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迴棹，下白芷，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環劍，跳波而出焉。曰：『爲毒蛇所嚙。』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讎。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某嘗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常樂死山水間。但徇所好，莫知其他。且棲於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權，浪跡怡情，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

一到襄陽山，復老吳郡也。行次西塞山，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環劍，吾之三寶。今者既亡環劍，汝將安用，必須爲我力爭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命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視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迺棹，因賦詩自敘，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鷗翻楓葉夕陽動，鸞立蘆根秋水鳴。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旂歌扇正相迎。』孟彥深復游青瑣，出爲武昌令。孟雲卿當時文學，乃南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爲飲中八仙歌，曰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

圓觀

袁 郊

本篇見太平廣記三百八十七卷，原載甘澤謠。作者寧略同前。

圓觀者，大歷末洛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學之外，音律貫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晏歌酒爲務。父橙居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絕其知聞。唯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渝，頗招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日約遊蜀州，抵青城蛾眉，同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由人，請從三峽而去。』遂自荊江上峽。行次南泊。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緯達錦繡，負人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此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泣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踰三載，尙未挽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旣見矣，卽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日，亦訪臨。若相顧一笑，卽其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相見公之期也。』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酒獻於水濱。李公往爲授朱字。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於王。

王乃多出家財，厚葬圓觀。明日李公迴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叱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圓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却問李公曰：『真信士矣，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潛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尚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謂。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却迴煙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二年，亡。

懶殘

袁 郊

懶殘見太平廣記九十六卷，原載甘露議。作者事略同前。

懶殘者，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爲，曰：『非凡物也。』

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糜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雷震。山路旣開，衆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嬾殘曰：『授我筆，爲爾盡驅除。』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嬾殘旣去之後，虎豹亦絕踪跡。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紅綫

袁 郊

本篇見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五卷，原載甘澤謠。作者事略同前。

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青衣，善彈阮，又通經史，嵩遣掌其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綫謂嵩曰：『羯鼓之音頗調悲，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遽放歸。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初置昭義軍，以釜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男娶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女。三鎮互爲姻婭，人使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熱毒風，遇夏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緩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卹養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遷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唯紅綫從行。紅綫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綫曰：『某雖賤品，亦有解主憂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卽數百年勳業盡矣。』紅綫曰：『易爾。不足勞主憂。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兼具寒暄書，其他卽待某却迴也。』嵩大驚曰：『不知汝是異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濟，反速其禍，奈何？』紅綫曰：『某之行，無』

不濟者。」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鬢，攢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屨。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試問，卽紅綫迴矣。嵩喜而慰問曰：「事諾否？」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綫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郡，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男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廡，傳呼風生。某發其左扉，抵其帳寢。見田親家翁正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一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有名香美珍，放覆其上。揚威玉帳，但期心豁於生前，同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祇益傷嗟。時則臘炬光凝，爐香燼煨，侍人四布，兵器森羅。或頭觸屏風，軒而騾者；或手持山拂，寢而伸者。某披其簪珥，糜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而澗水東注，晨鷺動野，斜月在林。憂喜往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心期。所以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經五六城，冀滅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遺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頭邊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搗扣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以金

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駐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緡帛三萬疋，名馬二百疋，他物稱是，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姻親，役當奉殺後車，來則揮鞭前馬。所置紀綱，僕號爲外宅男者，本防宅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紅綾辭去。嵩曰：『汝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賴汝，豈可議行？』紅綾曰：『某前世本男子，歷江湖間，讀神農藥書，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三人。陰司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而氣稟賊星，所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至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輩背違天理，當盡弭患。昨往魏郡，以示報恩。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安謀。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身。便當遁迹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遺爾千金爲居山之所。』給紅綾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駐，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綾，諸座客冷嘲陽爲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別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長流。』歌畢，嵩不勝悲。紅綾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其所在。

崑崑奴傳

裴 鏘

本篇見太平廣記一百九十四卷，原載傳奇。作者裴鏘，咸通中爲靜海軍節度使高駢掌書記，後官成
都節度副使，加御史大夫。

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代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含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報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閑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琉璃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崑奴摩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

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解釋，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耶？」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導我鬱結？」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非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兒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寒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綉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俟。翠環初墜，紅臉纔舒，玉恨無妍，珠愁轉盛。但吟詩曰：『深洞豔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璣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闐然。生遂緩褰簾而入。良久，驗是生。姬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

僕不能自死，尙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筍舉饌，金鑪泛香，雲屏而每進綺羅，綉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皆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旣申，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鎖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俠士而挈之。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

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游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自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生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七首飛去高垣，警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顏如舊耳。

聶隱娘傳

裴 鉞

本篇見太平廣記一百九十四卷，原載傳奇。作者事略同前。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云：「問押衙乞取此女教。」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向，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子卻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學。曰：「初但讀經念佛，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曰：「隱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穴極多，松蘿益遂。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能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揉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令刺逐二女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鄰。」

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七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要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

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富。外室而居。數年後，父卒，魏帥稍知其異，遂以金帛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已知其來。召衙將，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前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合負僕射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

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願請留此，乃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帥之不及劉，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之。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收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絹，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迺。』劉聽之，到四更，卻返曰：『送其信了。後夜必使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望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口：『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之入，冥然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蠅蝶，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頂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鷲，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轡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割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乞一虛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

所之。及劉蕤於統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樞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語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緡綵，隱娘亦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裴航

裴 翺

本篇見太平廣記五十卷，原載傳奇，作者事略同前。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於鄂洛，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遠挈歸於京。因備巨舟載於湘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間接，帷帳昵洽。航雖親切，無計道達而會面焉。因賂侍妾裊煙，而求達詩一章，曰：『同爲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詩往，久而無答。航數詰裊煙，煙曰：『娘子見時，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在道求名醞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裊煙召航相識。及褰帷，而玉瑩光寒，花明麗景，雲低鬢鬢，月

淡修眉舉，止煙霞外人肯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愕眙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爲意耳。』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使裊烟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清。』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裊烟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粧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形，竟無蹤兆。遂飾粧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航接飲之，眞玉液也。但覺異香氤鬱，透於戶外。因還甌，遽揭箔，觀一女子，露裏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若濃雲，嬌而掩而蔽身，雖紅闌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相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甚饑，願憩於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飯僕秣馬。良久，謂嫗曰：『向觀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遺靈丹一刀至，但

須玉杵白擣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君約取此女者，得玉杵白，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爲期，必攜杵白而至，更無他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爲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白，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衆言爲狂人。數月餘日，或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藥鋪卞老書云：『有玉杵白貨之。』」郎君懇求如此，此君吾當爲書導。萍。」航媿荷珍重，果獲杵白。卞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馬，方及其數。遂步驟獨挈而抵籃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矜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吾擣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卽擣之。晝爲而夜息。夜則嫗收醫白於內室。航又聞擣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白，而雪光輝室，可鑒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具帳幃。」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遂巡，車馬僕隸，迎航而往。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帳幃屏幃，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

不醒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漢乎？』航深驚怛，懇悃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姑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爲玉皇之女吏。』嫗遂遣航將妻入玉峯洞中，瓊樓殊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敍誥永日，使達書於親愛。盧顥稽顙曰：『兄旣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懵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卽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

崔煒傳

裴 鉏

本篇見太平廣記三十四卷，原載傳奇。作者筆略同前。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然也。

不事家產，多尙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窺之。見乞食老嫗，因蹶而覆人之酒甕，當墟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耳。煒憐之，脫衣爲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告煒曰：『謝子爲脫吾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遇疣贅，只一炷耳。不獨愈苦，兼獲美豔。』煒笑而受之。嫗條亦不見。後數日，因游海光寺，遇老僧贅於耳。煒因出艾試灸之，而如其說。僧感之甚，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爲書導之。』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灸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十萬，奉子，幸從容，無草草而去。』煒因留彼。煒善絲竹之妙。聞主人堂前彈琴聲，詰家童，對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其琴而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脚，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時已逼矣，求人不得。任翁俄負心，召其子計之曰：『門下客既不來，無血鴈可以爲饗。吾聞大恩尙不報，况愈小疾耶。』遂令具神饌，夜將半，擬殺煒。已潛局煒所處之室，而煒莫覺。女密知之，潛持刃於窗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頃死矣。此刃亦望持去，無相累也。』煒恐悸汗流，揮刃攜艾，斷窗樞躍出，拔劍而

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於大枯井中。追之失蹤而返。煒雖墜井，爲槁葉所藉而無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可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前有石白巖，上有物滴下，如飴蜜，注白中。她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叩首祝之曰：『龍王，某不幸墜于此，願王憫之！』幸不相害，因飲其餘亦不饑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蛇之見憫，欲爲灸之。奈無從得火。旣久，有遙火飄入于穴。煒乃燃艾啓蛇而灸之，是贅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妨礙，及去，頗以爲便，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啓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我，必能有道拯援沉淪。倘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得一歸，不願懷寶。』蛇遂咽珠，蜿蜒將有所適。煒遂再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齧環，洞然明朗。蛇低首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鐫爲房室。當中有錦繡幃帳數間，垂金泥紫，更飾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連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鸞雀，皆張口噴出香烟，芳芬鬱鬱。傍有小池，砌以金壁，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以瓊瑤而泛之。四壁有牀，咸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篋、篋、鼓、祝、歌。

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尙新。煒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之。四壁戶牖咸啓。有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卻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煒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乃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爲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卽中郎邕之女也，沒于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之意，頗切。女曰：『崔子旣來，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駐。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

謂崔子曰：『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箕箒，便可相見。』崔子莫測端倪，不敢應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卽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昔漢初亡齊而居海島者。』遂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須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

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挈往。』使者唱喏，迴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緝宇，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勅，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捧受，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賜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於越臺，感悟徐紳，遂見修緝。皇帝媿之，亦有詩繼和，贊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不識皇帝何詩？』女命侍女書題於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載荒臺墜路隅，一煩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美婦與明珠。』煒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謂煒曰：『中元日須且美酒饌於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甲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卽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於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星漢，時已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有舍稅居，至日往舍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謂崔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聞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則徐紳果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葡萄酒禮手曰：『郎君的人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者，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

「崔子乃其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佗亦曾稱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萬緡易之。崔子詰胡人曰：

『何以辨之？』曰：『我大國會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今僅千載

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船重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

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鑒一室。胡人遽泛船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訪羊城使者，竟無影

響。後有事於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視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脯而奠之，

兼重粉績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卽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露之

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視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栢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

人踏踐成官道。』兼越王繼和詩，縱跡頗異。乃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

詩，故重粉飾臺殿，所以煥爛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留蒲澗寺僧室。夜將半，果四

女伴田夫人至。容儀黠逸，言旨雅淡。四女與崔生進觴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

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煒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

『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爲嬪御。王崩，因以爲殉。乃不知今是幾時也。石烹酈生，如昨日耳。每

憶故事，輒一潸然。』煒問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進。俱

爲殉者。」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灸於南海。」煒方歎駭，昔日之嫗耳。又曰：「呼她爲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煒因在穴飲龍餘沫，肌膚少嫩，筋力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乃挈室往羅浮訪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冥音錄

無名氏

本篇目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九卷。作者缺名，約在中唐或五代後所作。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近於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蒞奴，風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

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姊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然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薄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汁，上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淮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主。』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翼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髻鬢如有所見。因執筆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鴉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歎歎。曲有迎君樂，榭林歎，秦王賞金歌，廣陵散，行路難，上江虹，晉城仙，絲竹賞金歌，紅窗影，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榭林歎，紅窗影等，每宴飲，卽飛耗舞蓋，爲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醯醑，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帝祕其調極切，恐爲諸國所得，故

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璿親召試之。則絲桐之音，鎗鏜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訣去。數日復來，曰：『聞揚州連帥欲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女尋卒。

靈應傳

于 遜

本篇見太平廣記四百九十三卷，無作者姓氏，唐人談齋題于遜作，是否不明。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兼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祲饑，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聆靈應靈，則居善女之右。

矣。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狀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己，謂爲政之未敷，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府中視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寢猶未熟，見一武士冠鑿被鏡，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某卽君之闈者，效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詳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臥所。寶將少避之，以候其意。侍者趨進而言曰：『貴主以君之高義，可申誠信之託，故將冤抑之懷，訴諸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乎？』寶遂命昇階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榻而坐，詳煙四合，紫氣充庭。斂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斂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牀，甘心沒齒。焚髮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倘鑒幽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所冀

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以成人，徇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鄞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曠室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慕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巖，沈寃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仇。庾毗羅自鄞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鑒，渠知挾私請行，欲肆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其戴天，慮其後患，乃率其族，縮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敵愾，始成胡越。今三世下居，先爲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卽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朞年，果貽天譴，獲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幘，誠願既堅，遂欲自剄。父母怒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十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清久違，離羣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郡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岐阻復

來。滅性毀形，殆將不可。朝郵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貨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乃令朝郵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十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倦弊，犄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縱沒於泉下，無面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河中。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邵伯聽訟，衰亂之俗興，貞信之教微，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貽範古今貞信之教，故不爲姬嬴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具志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郵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卽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荆蠻之地，籍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烏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走兔。寶玉遷徙，宗社凌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中肯乞師於嬴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禍敗，竟爲

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芊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纒旆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灑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齋粉。溼城千里，坐變污瀟。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榔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溼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爲詞，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哺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雞初鳴，寶將晨興，疎牖尙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酬。

對。遂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異，乃屏氣息，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約，幸再思之。」俄而紗窗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吏命按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迴戍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天明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公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款。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勉也。』」某危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慳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敝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慝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候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略。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來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邀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遂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前事，遂差制勝關使劉承符以代孟遠。是月三日，晚衙

於後毬場灑酒焚香，牒請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歎息，使人馳視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尸，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鄰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尊南陽故事，思殄邦仇。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階下，鞍馬器甲錦綵服旣囊韉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偉，裝飾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余亦頗以爲得志。指顧間，望見一大城，其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恍惚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讌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吏，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如有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卽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囊韉。賓主之間，降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

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謁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階，余乃再拜，訖昇西階，見紅粧翠眉，龍髻鳳而侍立者數十餘輩，彈絃握管，瓊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階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預坐，舉進樂酒至貴主，斂袂舉觴，將欲興詞，敍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煙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敍別，狼狽而散，及諸校降階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其孤俸，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略是思。今不棄弊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迨。」遂別賜戰馬二疋，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煙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戰且行。金革

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千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餘人。余選健馬三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染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經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之。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卽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錫。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旄旗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來侍坐。風姿豔態，愈更動人。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捧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恩，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耳。永言期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鐘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余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而出。明日辭謝，詔

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但聞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泣，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欲前，而爲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時，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入用，效節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效粗立。泊遭釁累，謫謫於茲，平生志氣鬱而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舉太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瑩，奮其鷹犬之心，爲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赤，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概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警如風雲，抵善女湫，俄頃悄無所見。

虬髯客傳

杜光庭

本篇見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三卷。作者杜光庭。

資至，處州縉雲人。初仕唐爲內供奉，後入蜀事王建。

爲金紫光祿大夫，陳議大夫。後主立，官至崇道館大學士，後退隱青城山，號東隱子，年八十五。

卒。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益甚。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來謁。獻奇策，素亦踞見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常靖之聘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靖。靖既去，而拂妓臨軒指吏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吏具以對，妓領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扣門而聲低者。靖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靖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靖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華衣而拜。靖驚答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靖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真天人也。靖不意獲之，益喜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足無停履。旣數日，聞追訪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旣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

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梳頭。靖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熟觀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急急梳頭畢，微袂前問其姓。臥客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張氏遙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甚。」靖出市買胡餅，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爐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固不言，兄之間，則無隱矣。」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耳。」客曰：「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斟。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靖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卻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心也銜之十年，今始獲，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亦知太原之異人乎？」曰：「嘗見一人，愚謂之真人，其餘將相而已。」「其人何姓？」曰：「同姓。」曰：「年幾？」曰：「近二十。」「今何爲？」曰：「州將之愛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否？」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

靜見之可也。兄欲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明發，何時到太原？」靖計之，某日常到。曰：「達之。明日方曙，我於汾陽橋待耳。」訖，乘驢而其行若飛，廻顧已遠。靖與張氏且驚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但速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嘗詣劉氏，詐謂文靜曰：『以善相思見郎君，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論，斥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楊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坐末，見之心死。飲數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見之十八九定矣，亦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一瘦騾，卽我與道兄俱在其所也。」公到，卽見二乘，攬衣登樓，卽虬髯與一道士對飲。見靖驚喜，召坐。環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畢，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登樓，道士虬髯已先坐矣。共謁文靜，時方弈棋，揖起而語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弈，虬髯與靖旁立爲侍者。俄而文皇來，長揖而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曄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曰：『此局輸矣，輸矣！於此失卻局，奇哉！救無路矣！知復奚言！』罷弈，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

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媿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略議從容，無令前卻。言畢，吁嗟而去。靖亦策馬適征，俄卽到京，與張氏同往。乃一小板門，扣之，有聲者拜曰：「三郎令候一娘子，李郎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婢奴三十餘人，羅列於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其人間之物，巾粧梳櫛畢，請更衣。衣又珍奇。旣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者，紗帽褐裘，有龍虎之姿。相見歡然，催其妻出拜，蓋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而家人自堂西舁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旣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謂曰：『盡是珍寶貨泉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三二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略，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萃，固當然也。將余之贈，以奉真主，罄功業，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顧謂左右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乘馬，一奴乘馬從後，數步不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

匡大業。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奏曰：「有海賊以千艘積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內已定。」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乃螳螂之拒走輪耳。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